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四百七十

臺省部

奏議

虞書曰敷納以言傳曰議事以制蓋臣之事君有官守焉有言責焉若乃省署之設班制有序政令攸出髦俊咸集雙筆九墨之賜著於今典伏奏起草之勤表乎職業其為言責也重矣哉乃有深識理道博達古今援引經義參酌時務述宣忠信之道雍容訓格之言或揚庭會議辨析衆惑或削章迭進發揮大猷非夫謇諤宏達平徹閑邪孰可以商確治體建明土度塞於薦紳之論哉

漢賈誼文帝時為大中大夫誼以為漢承秦之敗俗廢禮義捐

庶耻今其甚者殺父兄盜者取廟器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

會為故特但也簿文簿也故為大事也言公卿但以文案簿書報答為事也至於風俗流溢恬而

不惟恬安也謂必以為安以為是適然耳言正當如此非失道也夫移風易俗使天

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綱

紀有序六親和睦六親賈誼書以為父也子也從父昆弟此非也從祖昆弟也魯祖昆弟也族昆弟也

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脩則壞為作漢

興至今二十餘年宜定制禮樂然後諸侯軌道百姓素撲

獄訟衰息軌道行之言尊道猶車依軌轍也迺草具其儀草為草創也天子說

焉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故其議遂寢

吳丘壽王武帝時為侍中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

賊墮弓百吏不敢前引蒲曰墮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眾害寡而利

多此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

則眾者勝以眾吏捕寡賊其執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

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為禁民毋得挾弓弩使帝下其議壽王對

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五兵謂矛戟弓劍戈安居

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

衰微上無明王立政強侵弱眾暴寡海內抗敵巧詐並生之也

抗訛盡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

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

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墮毀也

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耨鈕篁挺相撻擊耨摩田之器也篁馬過也挺大杖也

犯法滋眾盜賊不勝至於楮衣塞路群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

王

王

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才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射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矢既同猷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矢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賊盜之以攻奪地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奸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無益於禁奸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帝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

後漢鄭弘奏以為臺職雖尊而酬賈甚薄至於開選多無樂者請使即補千石令史為長帝從其議

宋意為尚書章和二年鮮卑擊破北匈奴而南單于乘此請兵北伐因欲還歸舊庭時竇太后臨朝意欲從之意上疏曰夫戎狄之隔遠中國幽處北極界以沙漠簡賤禮義無有上下強者為雄弱者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未降羈縻畜養邊人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為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

不禁制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為邊  
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為外捍巍巍之業無以  
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掠去安即危矣誠不可  
許命南單于竟不北徙

陳忠為尚書安帝即位頻遭元元之厄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郡

縣更相飾匿莫肯糾發忠猶以為憂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

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

韓子曰十丈之隄以螻蟻頭如芒之穴而潰黃帝素

問曰針出如氣箱

是以明者慎微知者識幾書曰不可不殺詩云無縱

跪隨以謹無良蓋所以崇本絕末鈎深之慮也臣竊見元年以  
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教夫穿窬不禁則致強盜強盜  
不斷則為攻盜攻盜成群必生大奸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至

於通行飲食罪致大郡而頃者以來莫以為憂州郡督錄怠慢

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採獲虛名諱以盜賊為負雖有發覺不務

清澄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僵仆或有跼蹐比伍轉相賊劍或隨

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敢伸告鄰舍比里共相壓

逼

逕也

或出私財以賞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發露凌

遲之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咎皆由於此前年勃海張伯路可為

至戒覆車之軌其迹不遠蓋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糾增舊科

以防來事自今強盜為上官若它郡縣所糾覺一發詔吏皆正

法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一等

三發已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處為詔文切勅刺史嚴加

糾罰冀以猛濟寬驚惧奸慝頃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寒氣錯

落水湧為變天之降異必有其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典所  
務王事過差令處煖氣不效之意庶有讜言以承天誠

左雄為尚書令順帝即位雄上疏曰陳事臣聞柔遠和迓莫大  
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臯陶對禹  
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  
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滄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  
幽屬昏亂不自為政褒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綜深谷為陵  
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令之人胡為虺蜴言人  
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既滅六國并秦坑儒泯典刻革五等更立  
郡縣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對丞其民大漢受命既未  
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

下康又誠由玄清寬柔克謹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  
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  
乃嘆曰民所以安而無怨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  
千石乎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  
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  
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盛故能  
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  
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  
長久為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辦為賢能以理已安民為劣  
弱以奉法循理為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眦皆覆禍之戶成於喜  
怒視民如寇讐稅之如豺虎監司頃背相望

頃背相望謂  
前後相望也

與同

疾病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朞月言善不稱  
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罹毀或因罪而引高或色  
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競共邵召踴躍并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  
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  
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斯也  
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克家特選橫調紛紛  
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責不消咎皆在此今之  
墨綬猶古之諸侯拜爵王庭與服有庸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  
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為守相長史惠和有顯  
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  
式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  
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狂從政鄉者  
寬其負筭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  
之路塞虛偽之端絕送迎之從損賦歛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  
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光垂祚永世  
不刊

陽球靈帝時為尚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詔勅中尚方  
為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像立贊以勸學者臣聞  
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  
小人依憑世戚附計權豪俛負承睫徼進明時或猷賦一篇  
或烏篆盈簡而位升即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辦心  
假手請字偽妖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蟀濁是以有職掩口

天下嗟嘆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覽得失未聞  
監子小人詐作文訟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大學東  
觀是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書奏不省  
魏衛覬文帝踐阼為尚書奏議曰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  
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史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  
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  
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

高柔以文帝踐阼為治書侍御史賜爵關內侯轉加治書報法  
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  
今妖書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  
狡之群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免姦省訟緝熙治道也昔周公

作誥稱殷之宗祖咸不顧小人之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誹謗  
之令臣愚以為宜除妖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帝即  
從之而相誣告者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者以所告者  
罪之於是遂絕校事劉慈等自黃初數年之間舉吏民奸罪以  
萬數柔皆請乘虛實其餘小小枉法者不過罰金

杜恕明帝時為散騎黃門侍郎時公卿以下大議損益恕以為  
古之刺史奉宣六條以清靜為名威風著稱今可勿令領兵以  
專民事俄而鎮北將軍

呂昭又領冀州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  
於豐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賦未減戎車亟駕此自  
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縉紳之儒橫加榮慕搯腕抗論以孫

吳為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脩將率之事迴農桑之民  
競干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帑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  
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  
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虜未賓三邊  
遘難繞天略市所以統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為艱難譬  
策羸馬以取道理豈不可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節儉  
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也今荆揚青徐幽并雍  
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充豫  
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興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  
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寵秩呂昭冀州戶口最多  
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以復任兵事

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計所置吏事  
之費與兼官無預然昭於人才最劣朝苟乏人兼才者勢不獨  
多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不為官擇人也官得其人則政  
平訟理政平故民當實訟理故囹圄虛空陛下踐阼天下斷獄  
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  
推之非政教凌遲牧守不稱之明效歟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  
能損二麥不半牧秋種未下若二賊游魂於壇場飛芻輓粟千  
里不及究此之術豈在強兵乎武士動卒愈多愈病耳夫天下  
猶人之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充豫司冀亦天下  
之心腹也是以愚臣縷縷實願四方州牧之守猶脩務本之業  
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論難持犯欲難成衆怨難積疑似難分故

累載不為明主所察凡言此者類皆疏賤之言實未易听若使善策必出於親貴親貴故不犯四難以求忠愛比古今之所常患也

王肅大和中為散騎常侍上疏陳政本曰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士之志勸進士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推竟為納言猶今尚書也以出內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日六事之人明六卿以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視朝公卿大夫並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及漢之初依擬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遙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禮復興光宣聖緒誠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

楊阜為少府時詔大議政治之不便於民者阜議以為政治在於任賢興國在於務農若舍賢而任所私此忘治之甚者也廣開宮館高為臺榭以妨民務此害農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競作竒巧以合上欲此傷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政甚於猛虎今守功文俗之吏為政不通治體苟好頌苛此亂民之甚者也當今之急宜去四甚並詔公卿郡國各舉賢良方正敦樸之士

而進用之此亦求賢之一端也

傅嘏為尚書嘉平四年四月孫權死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等表請征吳朝廷以三征討異詔以訪嘏嘏對曰昔夫差陵齊勝晉威行中國不能以免姑蘇之禍齊閔辟士兼國開地千里不足以救顛復之敗有始不必善終古事之明效也孫權自破蜀兼平荊州之後志盈欲滿罪誅忠良及裔嗣元凶已極相國宣文侯先識取亂侮士之義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死託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蠲其雪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內外齊慮有同舟之惧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表矣旭等或欲汎舟淫渡橫行江表收民略地因糧於寇或欲四道並進臨之以武誘間携二待

其隳環或進軍大佃偏其項領積谷觀釁相時而動凡此三者皆取賊之常也然施之當機則功成名立苟不應節必貽後患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喪元帥利存退守若若撰飾舟楫羅舡津要堅城清野以防卒攻橫行之計殆難必施賊之為寇幾六十年君臣偽立吉凶同患若恪蠲其弊去其疾奔潰之應不可卒待今邊壤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持重密間諜不行耳目無間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眾以臨臣險此為希幸徼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察完牢可詔昶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今二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耕墾土一也兵出民衣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搆不來四也賊退

其守羅落必淺佃作易之五也坐食積谷士不運輸六也蒙隙  
時聞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  
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偏形勢已交智勇  
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用之而知有餘知不足虜  
之情偽將焉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重力竭以貧敵富則費財  
匱民故敵逸能勞之飽能飢之此之謂也然後盛衆厲兵以震  
之參惠倍賞以招之多方廣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間其不  
戒比及三年左提右挈虜必冰散瓦解安受其弊可坐美而得  
也昔漢世歷世常患匈奴朝士謀臣早朝晏罷介謂之將則陳  
征伐縉紳之徒咸言和親勇之士思辱搏噬故樊噲願以十萬  
之衆橫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季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人而

果辱秦軍令諸將有陳越江陵險獨步虜庭即亦尚門之類也  
以陛下聖德輔相忠賢法明士練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  
禦之虜之奔潰必然之數故兵法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  
之坊而非攻也若釋廟勝必然之理而行萬一不必全之路非  
愚臣之所慮也故謂大佃而偏之計最長時不從嘏言其年十  
月詔昶等征吳五年正月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後吳  
大將諸葛恪新破東關乘勝揚聲欲向青徐朝廷將為之備嘏  
議以為淮海非賊輕行之路又昔孫權遣兵入海漂浪沉溺畧  
無刁遣恪豈敢傾根竭本寄命洪流以徼乾沒乎恪不遵遣偏  
率小將素習水軍者乘海沂淮示動青徐恪自并兵來向淮南  
耳後恪果圖新城不克而歸

吳薛綜為僕射大帝召交州刺史呂岱綜懼繼岱者非其上  
疏曰昔帝舜南巡卒於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國之  
內屬也有自來矣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諸官之南是也  
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阯刺史以鎮監之山川長遠習俗  
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別推結徒跣貫頭  
左衽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來頗徒中國罪人雜居其間  
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為交阯延  
為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為設媒官使知聘娶建立  
學校道之經義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昔客始至  
之時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  
相可適乃為夫妻父母不能止交阯糜冷九真郡龐二縣皆凡

死弟妻其嫂世以此為俗長吏恣听不能禁制又日南郡男女  
裸体不以為羞由此言之可謂有醜面目而土廣人衆阻險毒  
害易以為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威服田戶之租賦裁取  
供辦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瑇瑁珊瑚琉璃鸚鵡翡翠孔  
雀奇物充備室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然在九甸之外  
長吏之選類不精覈漢時法寬多自放恣故數反違法珠崖之  
廢起於長吏覩其好髮及臣見南海黃蓋為日南太守下車以  
供設不豐搃殺主簿仍見驅逐九真太守儋萌為妻又周京作  
主人并請大吏酒酣作樂功曹番歆起舞屬京京不肯起歆猶  
迫強萌忿杖歆歆於郡內茅苗帥衆攻府毒矢射萌至物故交  
阯太守士燮遣兵致討卒不能克又故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

人虞糜劉彥之徒分作長吏侵奪百姓強賊於民黃魚一枚收  
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郡競走入海流難喪亡次  
得南陽張津與荊州牧劉表為隙兵弱敵強歲歲興兵諸將厭  
患去留自在津小撿攝威武不足為所陵侮遂至殺沒後得零  
陵賴恭光輩仁謹不曉時事表又遣長沙吳臣為蒼梧太守臣  
武夫輕悍不為恭服所取相怨恨遂出恭求步騭是時津故將  
廢錢博之徒尚多騭以次鉏治綱紀適定會仍召出呂岱既至  
有士民之變越軍南征乎討之日改置長吏章明王綱威加萬  
里大小承風猶此言之綏遠撫裔實有其人牧伯之任既在宜  
清荒流之表禍福猶甚今日交州雖名粗定尚有高涼宿賊其  
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疆界未綏依作寇盜專為亡叛逋逃  
之數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檢攝八郡方畧智計能稍  
以漸治高涼者假其威寵借之形勢責其成效庶幾可補復且  
如中人近守常法無竒數異術者則群日滋久遠成害故國之  
安危在於所任不可不察也竊懼朝廷思輕其選故敢竭愚情  
以廣聖恩

普何曾魏明帝時為黃門侍郎上疏曰臣聞為國者以清淨為  
基而百姓以長吏為本今海內虛耗事役衆多誠宜養恤黎元  
悅以使人郡守之權雖輕猶專千里比之於古則列國之君也  
上當奉宣朝恩以致惠和下當興利而除其害得其人則可安  
非其人則為患故漢稱宣帝曰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  
怨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此誠

可謂知政之本也方今國家大舉新有發調軍師遠征上下勦  
勞夫百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愚或之人能厭目前之小勤而  
忘為亂之大禍者是以郡守益不可不得其人才雖難備猶宜  
粗有威恩為百姓所信憚者臣聞諸郡守有年老或疾病皆委政  
丞掾不恤庶事或体性踈怠不以政理為意在官積年惠澤不  
加於人然於考課之限罪亦不至絀免故得經筵歲月而無斥  
罷之期臣愚以為可密詔主者使隱核參訪郡守其有老病不  
親人物及宰殺少恩好修人事煩撓百姓者皆可徵還為更選  
代項之迂散騎常侍及宣帝將伐遼東曾上疏魏帝曰臣聞先  
王制法必全於慎故建官授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  
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則參御右蓋以盡思謀之功防

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難則權足相濟隕缺不預則方足相代

其為國防至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為二

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大尉帝宣奉辭誅罪

精甲銳鋒步騎數萬道路迴阻四千餘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

寇或潛遁消散日月命無常期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

北邊諸將及懿所督皆為僚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統御之尊

卒有變急不相鎮攝存不忘亡聖達所戒宜選大臣名將威重

宿著者盛其禮秩遣諸懿軍進同謀畧退為副佐雖有萬一不

虞之灾軍士有儲則無忠矣時以母丘俊為先王副也

李宣明武帝時為尚書宣明奏議以為古者三公坐而論道內

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或處三槐兼聽獄訟稽疑之典謀

及鄉士陛下聖德欽明重心萬機猥發明詔議刑古式雖唐虞  
疇謔周文翼翼無以加也自今以往國有大政可親延群公詢  
納讜言其軍國所疑延諸省中使侍中尚書謔論所宜若有疾  
疾不任觀會臨時遣侍臣訊訪詔從之

李重為尚書郎時大中大夫恬和表陳便宜稱漢孔光徐幹等  
議使王公以下制奴婢限數及禁百姓賣田宅中書啟可屬主  
者為條制重奏曰先王之制士農工商有分不千其業所以利  
用厚生各肆其力也周官以土均之法經其地土井田之制而  
辨其五物九等九等貢賦之序然後公私制定率土均齊自秦  
立阡陌建郡縣而斯制已沒降自漢魏因循舊跡立法峻者唯  
服物重器有貴賤之差令不僭擬以亂尊卑耳至於奴婢私產

不曲為立限也去八年己巳詔書申明律令諸士卒百工以上  
所服乘皆不得違制若一縣一歲之中有違犯者三家洛陽縣  
十家已上官長免如詔書之旨法制已嚴今如和所陳而稱光  
幹之議此皆衰世踰侈當時之患然盛漢之初不議其制光等  
作而不行非漏而不能及而不用也蓋以諸侯之執既減而井  
田之制不復則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既無定  
限則奴婢不宜偏制其數悞徒為之法實碎而難檢方今盛明  
垂制每尚簡易法禁已備和表無施

劉毅武帝時為尚書僕射以魏立九品權時之制未見得人而  
有八損乃上疏曰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為本官才有三難而興  
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

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  
權勢愛惜決於心情偽由於已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  
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庶讓之風滅苟具之俗成天下誼誼兢爭  
品位不聞推讓竊為聖朝恥之夫名狀以當才為清品輩以得  
實為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敗  
之惡也不可不容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噐有大小達有早晚  
前鄙後脩宜有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有質直之稱度遠闕小  
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噐任  
之用是以三仁殊途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  
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显名於竹帛  
是篤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

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  
強弱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不顧才實棄則削下興則扶上一  
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賄賂自通或以奸計登進附託者必達  
守道者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已必得其欲是以上  
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豎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為亂  
源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郡者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  
同言一議不為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若然  
自仲尼至於庖犧莫不有失則皆不堪以上何獨責於衆人者  
哉若殊不修自可更選今重其任而輕其所立品格還訪刁  
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政於所不服決  
事於所不職以長諛構之原以生爭爭之兆似非立都之本旨

理俗之深也主者既善乃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有數人劉良上攸之所下右公罪攸之所行駁遣之論橫於州里嫌讎之隙結於大臣夫桑妾之訟禍及吳楚閉鷄之變難興魯邦况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体將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也九品者取下者為格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上人穢芬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其身公以為格生成其私君子無大小之怨官政無繩姦之防使得上欺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推貴異之器使在九品之下負載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陛下踐祚開天地之德引不諱之詔納忠直之言以覽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

也然賞罰自王公以至於衆人無不加法獨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無賞罰之防人心多詐清平者寡故怨訟者衆听之則告無已禁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於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聞損止之道四也昔在前聖之世歆敦風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相率賢不肖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面猶不識况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乎其當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蔽

听受則有彼此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黨譽虛妄損政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虛飾名譽相為好醜雖孝弟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有義斷恩既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據易各有功報此人材之實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叙是為抑功實而隆虛名也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明黨之事損政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繫摯選舉使不得精於才宜况今九品所踈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為虛譽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修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心書以為褒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及違前品大其刑勢以驅動衆人使必歸已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汙濁天下人人為得不鮮惡行而斂事損政八也由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禁檢故邪黨得肆杜濫縱橫雖職名中正實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於親親猜生於骨肉身困於敵讎子孫罹其殃咎斯乃歷世之患非徒當今之患也是以時主觀時

立法防奸消亂靡有常制故周因於殷有所損益至於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所不為豈蔽於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取於此也自魏立以來未見得人之功而生讎薄之累毀風敗俗無益於化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疏奏優詔答之後司空衛瓘等亦共表宜有九品復古鄉議里選帝竟施行

傳玄武帝時為散騎常侍上疏曰臣聞舜舉五臣無為而化用人得其要也天下郡司猥多不可不得其人也不得其人一日則損不貲况積日乎典謨曰無曠廢官言職之不可久廢也諸有疾病百日不瘥宜令去職復其禮而寵存之既瘥而後更用臣不廢職於朝國無曠官之累此王政之急也臣聞先王分士

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務自士以上子弟為之立大孝以教之選明師以訓之各隨其才優劣而授用之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庶之衆無有一人游手分數之法周倫如此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經藝而務交游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祿農工之業多廢或逐淫利而難其事徒繫名於大孝然不聞先王之風今聖朝之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衆而孝校未設游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為亟定其制通計天下若干人為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為農三年足有一年之儲若干人為工足其器用若干人為商賈足以通貨而已尊儒尚孝貴農賤此皆事業之要也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

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稼俾流後世是以明堂月令著帝籍之制伊尹故之名臣耕於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莊公之難亦耕於海濱昔者聖帝明王賢佐俊士皆當從事於農矣王人賜官冗散無事者不督使李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既衆而拜賜不在職者又多加以服役為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者參陪於前使冗散之官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谷可以無乏矣夫家足為子則孝為父則慈為兄則友為弟則悌天下足食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行也為政之要計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工商之分不可斯湏廢也若未能精其防制計天下文武之官足為副二者使李其餘皆歸於農務若百工商賈有長者亦皆歸之於農務若此何

有不贍乎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謂九年之後乃有迂叙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慎終之化居見久則競為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陶所上議合古制大儒李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貴其業重其選猶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為急臣懼日有陵遲而不覺也仲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則尊其道者非惟尊其書而已尊其人之謂也貴其業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選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李校之綱舉矣書奏帝下詔曰二常侍懇懇於所論可謂乃心欽佐益時事者也而王者率以常制裁之豈得不使發憤耶二常侍所論或舉其大較而未備其條目亦可使令作之後然王者入座廣共研精凡閑言於人生人臣之所至難而人主若不能虛心听

納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至使杜口結舌每念於此未常不  
嘆息也故前詔敢有直言勿有所距庶幾得以發蒙補過獲保  
高位苟言偏善情在忠益雖文亂有謬誤言語有失得皆當曠  
然恕之故人猶不距誹謗况皆善意在可採錄乎近者孔龜綦  
母蘇皆按以輕慢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無諱  
言之忌也

庾峻為諫諍大夫常侍是時風俗趣競禮讓陵遲峻上疏曰臣  
聞黎庶之性人衆而賢寡設官分職則官寡而賢衆為賢衆多  
官則妨化以無官而棄賢則廢道是故聖王之御世也因人之  
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林朝廷之士佐主成  
化猶人之有股肱心膂共為一體也山林之士被褐懷寶太上

棲於丘園高節出於衆庶其次輕爵服遠耻辱以全志最下就  
列位惟無功而能知止彼其清邵足以抑貪污退讓足以息鄙  
事故在朝之士聞其風而悅之將授爵者皆耻躬之不逮斯山  
林之士避寵之臣所以為美也先王嘉之節雖難世而德合于  
主行雖詭朝而功同于政故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之  
禮以厚德載物出處有地既廊廟多賢才而野人亦不失為君  
子此先王之弘也秦塞斯路利出一官雖有處士之名而無爵  
列於朝者商君謂之六竭韓非謂之五蠹時不知德惟爵是聞  
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即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漢祖反之大  
暢斯否任蕭曹以天下重四皓於商山以張良之勲而班位在  
孫孫之後蓋公之賤而曹相誌之以政帝王貴德於上俗亦反

本於下故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而未常于祿於時以釋之之貴結王生之襪於朝而其名愈重自非主臣尚德兼愛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其大者乎夫不革百王之敝徒務救世之政文士競知而務入武夫持力而爭先官高矣而其意未滿功報矣而其求不已又國無隨才佐官之制俗無難進易退之耻位一高雖無功而不見下已負敗而後見用故因前而升則處士之路塞矣又仕者黜陟無章是以普天之下先競而後讓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大人溺於動俗執政撓於群言衡石為之失平清濁安可復分昔者先王患向之所以取天下者今之為弊是故功成必改其物業定必易其教雖以爵祿使下臣無貪陵之行雖以甲兵定功主無窮武之悔也臣愚以為古

者大夫七十懸車今自非元功國老三司上才可聽七十致仕則士無懷祿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聽終養則教莫大事親矣吏歷試無績依古終身不仕則官無疵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還菴小則使人以器矣人主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人臣亦量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潔如貢禹冠一免而不着及知止如王孫知足如踈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與人父言依於慈如脫履路人為之隕涕辭寵如今石庸夫為之興行是故先王許之而聖人貴之夫人之性陵上猶水之趨下也益而不已必決升而不已必困始於匹夫行義不敦終於皇輿為之敗績固不可不慎也下人并身進趣上宜以退讓去其甚者退讓不可以刑罰使莫若聽朝士時時從志山林往往間出無

使入者不能復出往者不能復反然後出處交泰提衡而立時  
靡有爭天下可得而化矣石崇為侍中惠帝元康初揚駿輔政  
大開封賞多樹黨拔崇與散騎郎蜀都何攀共立議奏於帝曰  
陛下聖德光被皇靈啟祚正位東宮二十餘年道化宣流萬國  
歸心今承洪基此乃天授至於班賞行爵優於秦始革命之初  
不安一也吳會僭逆幾於百年邊境被其荼毒朝廷為之旰食  
先帝決獨斷之聰奪神武之畧蕩滅逋寇易於摧枯然謀臣猛  
將猶有致思竭力之効而今恩澤之封優於滅吳之功不安二  
也上天眷佑實在大晉卜世之數莫知其紀今之開制當垂于  
後若尊卑無差有爵必進數世之後莫非公侯不安三也臣等  
敢冒陳聞竊謂秦始之初及平吳論功制度名牒皆悉具在縱  
不能遠尊古典尚當依準舊事書奏弗納

山簡懷帝永嘉中為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欽令朝臣各舉所知  
以廣得才之路上疏曰臣以為自古興替實在官人苟得其才  
則無物不理書言知人則哲惟帝唯之唐虞之盛元愷庸登周  
官之隆濟濟多士秦漢以來風雅漸喪至於後漢女后臨朝尊  
官大位出於阿保斯亂之始也是以郭泰許邵之倫明清議於  
草野陳蕃李固之徒守忠節於朝廷然後居臣名節古今遺典  
可得而言自初平之元訖於建安之末三十年中萬姓離散死  
亡畧盡斯亂之極也世祖武帝應天順人受禪于魏秦始之初  
躬親萬機佐命之臣咸皆率職時黃門侍郎王恂度能始於於  
太極東堂听政評尚書奏事多論刑獄不論選舉臣以為不先

所難而辨其所易陛下初臨萬國人思盡誠每於聽政之日命公卿大臣先議選舉各言所見雋才鄉邑異才堪用者皆以名奏主者隨缺先叙是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之義也朝廷從之朝濟為尚書郎武陵伍朝字世明少有雅操閑居樂道不修世事性好學以博士徵不就荊州刺史劉弘薦朝為零陵太守主者以非選例不听濟奏曰以為當今資喪亂之餘運百王之遺弊進趨者秉國政以僥倖守道者懷蘊匱以終身故令敦褒之化虧退讓之風薄業朝游心物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志道日新年過耳順而所向不虧誠江南之奇才立園之逸老也不加飾進何以勸善且白衣為郡前漢有舊宜听光顯以獎風尚事可而朝不就于家

熊遠為散騎常侍元帝中興欲賜諸吏投刺觀進者加位一等百姓投教者賜司徒吏凡二十餘萬遠以為秦漢因赦賜爵非長制也今按投刺者不獨近者情重遠者情輕可依漢法例賜天下爵於恩為普照無偏頗之失可以息檢覈之煩塞巧偽之端帝不從

陳顥大興初以白衣兼尚書因陳時務以為昔江外初平中州荒亂故貢舉不試宜漸循舊搜揚隱逸試以經策又馬隆孟觀雖出貧賤勲濟其大以所不習而統戎事鮮能以濟宜開武舉略任將率者言問校試盡其所能然後隨才授任舉十得一猶勝不舉况或十得二三者碑降虜七世內侍由余戎狄入為秦相豈藉華宗之族見齒於奔競之流乎宜引幽滯之雋抑華校

實則天清地平人神感應溫嶠為散騎常侍初為劉琨奉使建  
鄴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獲歸葬  
由是固讓不拜苦請北歸詔三下八座議其事皆曰昔伍員志  
復私讎先假諸侯之力東奔闔閭位為上將然後鞭荆王之尸  
若嶠以母未葬沒在胡虜者乃應竭其智謀仰憑皇靈使逆寇  
冰散反哀墓次豈可稍以乖嫌廢其遠圖哉嶠不得已乃受命  
范汪為中書侍郎庾翼將悉郢漢之衆以事中原軍次安陸尋  
轉屯襄陽汪上疏曰臣伏思安西將軍翼今至襄陽倉卒攻討  
凡百草創安陸之調不復為襄陽之用而玄冬月之汚漢乾涸  
皆當魚貫而行推排而進設一處有急勢不相救臣所至慮一  
也又既至之後桓宣當出宣往實翦豺狼之林招携貳之衆待

之以至寬御之以無法田疇墾闢生產始立而當移之必有嗷  
然悔吝難測臣所至慮二也襄陽頓益數萬口奉師之費皆當  
出於江南運漕之難船人之力不可不熟計臣之所至慮三也  
且申伯之尊而與邊將並驅又東居不進殊為孤懸兵書云知  
彼知此百戰不始知彼不知此一勝一負賊誠衰弊然得臣猶  
在我雖方隆今實未假而連兵不解患難將起臣之所至慮四  
也翼豈不知兵家所患常在於此顧以門戶事任優責大晏安  
終年非心情所安是以抗表輒行畢命原野以翼宏視經畧文  
武用命忽遇釁會大事便濟然國家之慮常以萬全非至安至  
審王者不舉臣謂宜嚴詔諭翼還鎮養銳以為後圖若少合聖  
听乞密出臣表與車騎臣水等詳共集議

市壺為尚書令成帝即位皇太后臨朝壺與度亮對直省中共  
參機要時詔南陽樂護為郡中正潁川度怡為廷尉評護怡各  
稱父命不就壺奏曰人無非父而生職無非事而立有父必有  
命君職必有悔有家各私其子此為王者無人職不執物官不  
立政如此則先聖之言廢五教之訓塞君臣之道散上下之化  
替矣樂廣以平夷稱度珉以忠篤顯受寵聖世身非已有况及  
後嗣而可專哉所居之職若順天群心則戰卒者之父母皆當以  
命子不以處也若順護父之意則人皆不為郡中正人倫廢矣  
順怡夫之意人皆不為獄官則刑辟息矣如是者其可听歟若  
不可听何以許護怡之得稱父命乎此為護以名父子可以虧  
法怡是親戚可以自專以此二塗服人示世臣所未悟也宜一  
切班下不得以私廢公絕其表疏以為永制朝議以為然護怡  
不得已各居所職

弘訥成帝時為尚書郎領軍將軍市壺與蘇峻戰死二子矜肝  
亦見害峻平朝議贈壺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訥議以為死  
事之臣古今所重市令忠貞之節當書以竹帛今之追贈實未  
副衆望謂宜加罪司之號以旌忠烈之勲司徒王導見議進贈  
驃騎將軍加侍中訥重議曰夫事親莫大於孝事君莫尚於忠  
唯孝者故能盡敬竭誠忠也故能見危授命此在三之大節臣  
子之極行也案壺委質三朝盡規翼亮遭世檢難存亡以之受  
顧托之重居端右之任擁衛至尊則有保傳之恩正色在朝則  
有匪躬之節賊峻造逆戮力致討身當矢檣再節賊鋒父子并

命可謂破家為國守死勤事昔許男疾終猶蒙二等之贈况壺  
仗節國難者乎夫賞疑從重况在不疑可謂上準許穆下同嵇  
紹則允合典謨克厭眾望於是改贈壺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謚忠貞祠以大牢贈世子珍散騎侍郎珍弟肝奉都尉  
孔嚴為尚書左丞哀帝踐祚議所承統時多異議嚴與丹楊尹  
庾龢議曰順本君正親親不可奪宜繼成皇帝諸儒咸以嚴議  
為長竟從之

王彪之簡文時為吏部尚書時衆官漸多而迂徒每速彪之上  
議曰為政之道以得賢為急非謂雍容廊廟標的而已固將莅  
任贊時職思其憂也得賢之道在於莅任莅任之道在於能久  
久於其道而天下成化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不收一切之

功不採連成之譽故勲格辰極道融四海風流遐邇聲冠百代  
凡庸之族衆賢能之才寡才寡於世而官多於朝焉得不賢鄙  
共貫清濁同官官衆則缺多缺多則迂速前後去來更相代補  
非為故然理固然耳所以職事未修朝風未澄者也職事之修  
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於并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  
簡而俗靜選清則勝人久於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今內  
外百官較而計之固應有并省者矣六鄉之任大常望雅而職  
重然其所司謬高務約宗正所統蓋甚少可以并大常宿衛之  
重二衛任之其次驍騎左軍各有所領無兵軍校皆應罷廢四  
軍皆罷則左軍之名不宜獨立宜改游擊以對驍騎內官自侍  
中以下舊員皆四中興之初二人而已二人對直或有不周愚

請三人於其事則無闕也凡餘諸官無綜事實者可令大官隨才所帖而領之若未能頓廢自可因缺而省之委之以職分責之以有成能否因考績而著清濁隨陟而彰雖緝熙之隆康哉之歆未洽可使廢官之選差清莅職之日差久無俸祿之虛費簡吏寺之煩役永和末多疾疫舊制朝臣家有時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疾百日不得入官至是百官多列家疾不入彪之又言疾疫之年家無不杂若以之不復入官則直侍頓闕王者官省空矣朝廷從之

王獻之孝武時為中書令時謝安薨贈禮有同異之議惟獻之與徐邈共明安之中勲獻之乃上疏曰故大傅臣安少振玄風道譽洋溢弱冠遐棲則契齊箕皓應運釋褐而王猷允塞及至載宣威靈疆滑消殄功勲既融投散高讓且服事先帝眷隆布衣陛下踐祚陽秋尚富盡心竭智以輔聖明考潛其躍始終事情繾綣實大昔之雋輔義篤於曩臣矣伏惟陛下留心宗臣澄神於省察孝武帝遂加安殊禮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四百七十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四百七十一

臺省部一十五

奏議第二

宋鄭鮮之初仕普安帝為御史中丞時制長吏以父母疾去官  
禁錮三年山陰令沈叔任父疾去職鮮之因此上議曰夫事相  
權故制有與奪此有所屈而彼有所申未有理無所明無所獲  
而為永制者也當以去官之人或容詭託之事誠或有之豈可  
虧天下之大教以末傷本者乎且設法蓋以衆苞寡而不以寡  
違衆况杜房去官而塞孝愛之實且人情趨於榮利辭官本非  
所以為其制者莅官不久則奔競年生故杜其欲速之心以申  
考績之實耶父母之疾而加以罪名悖義疾理莫此為甚謂宜

從奪於義為允從之於是自三品以上父母沒者墳墓摧毀及  
疾病族屬輒去並不禁錮裴松之晉安帝義熙初為祠部郎松  
之以世立私碑有爭事實上表陳之曰碑銘之作以明示後昆  
自非殊功異得無以允應茲典大者道勲光遠世所宗推其次  
節行高妙遺烈可紀若乃亮米登庸績用顯著敷化所莅惠訓  
融遠述詠所寄有賴鑄非斯疾也則幾乎僭瀆矣俗弊偽興華  
煩已久是以孔悝之銘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而自時  
厥後其流弥多預有臣吏必為建功勒銘寡取信之實刊石成  
虛偽之常真假相蒙殆使合美者不貴但論其功費又不可稱  
不加禁裁其弊無已以為諸歆立碑者宜悉令言上為朝議所  
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遏無微顯彰茂實使百世之下知其不  
虛則義信於仰止道秀於來葉由是並斷

孔琳之普義熙中為尚書左丞詔衆官獻便宜議者以為宜修  
庠序卹典行審方明出陟舉逸拔才務農簡調琳之於衆議之  
外別建言曰天璽印者所以辨章官爵立契符信官莫大於皇  
帝爵莫尊於公侯而傳國之璽歷代迭用襲封之印奕世相傳  
貴於仍舊無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職獨用一印於內外群官每  
遷悉改討尋其義私所未達若謂官各異姓與傳襲不同則未  
若異代之為殊若論其名器雖有公卿之貴未若帝王之重若  
以或有誅夷之臣忌其凶穢則漢秦璽延祚四百未聞以子嬰  
身戮國士而棄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傳璽人臣衆僚之  
卑何媿於即印載籍未聞其說惟例自爭其准而終年刻鑄爭

功消實金銅炭之費不可勝言非以因循舊貫易簡之道愚謂  
衆官即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有新置官人官多印少文或零失  
然後乃鑄則仰禪天府非唯小益又曰凶門柏裝不出禮典起  
自末代稱習生常遂成舊俗受自天子達于庶人誠行之有由  
卒革必駭然苟無于情而有愆禮度存之未有所明去之未有  
所失固當式遵先典釐革後謬况復蕪湏以遊費寔為民患者  
乎凡人士喪儀多出閭里每有此湏重十數萬損民財力而義  
無所至於寒庶則人思自竭雖復室如懸罄莫不傾產殫財所  
謂葬之以禮其若此乎謂宜謹遵先典一罷凶門之式表以素  
扇足以示凶又曰昔事故飢荒米谷綿絹皆貴其後米價登復  
而絹于今一陪綿絹既貴蠶業者滋雖勸勵無陪而貴猶不息愚

謂致此良有其由昔事故之前軍器正用鎧而已至於襖袍兩  
襜必後戰陣實在庫藏永無損毀今儀從直衛及邀羅使命或  
有防衛送迎悉用袍襖之屬非准一府衆軍皆然綿帛易敗勢  
不支久又晝以禦寒夜兼寢卧曾未周年便敗裂每絲綿新租以  
市又諸府競收動有千萬積貴不已實由於斯私服為之難賈  
官庫為空盡愚謂若侍衛所湏固不可廢其餘則依舊用鎧小  
小使命送迎之屬止宜用仗不煩鎧襖用之既久矣今雖改張  
是期而此風未革耳不過一味而陳必於方丈適口之外皆為  
悅目之費富者以之自矜貧者為之殫產衆所同鄙而莫能獨  
異愚謂宜粗為其品使奢儉有中有若不改加以貶黜則德儉  
之化不日而流

何承天為御史中丞宋文帝元嘉九年魏軍侵邊大祖訪群臣  
戎威御遠之畧承天上表曰伏見北藩上事虜犯青兗天茲降  
鑒於此黎元悖逮群策經綸戎事臣以愚陋預聞訪及竊尋獫  
狁昔難爰自上古周室之盛南仲出車漢氏方隆衛霍宣力雖  
飲馬瀚海旂祁連事難役繁天下騷動委輸負海貲及舟車凶  
狡倔強未正月弱得失報復裁不相補宣帝末年值其爭亂推  
亡固存始獲稽服自普喪中原戎狄侵擾百餘年間未暇以北  
虜為念大宋啟祚光曜靈武懷德畏威用自疑納陛下統御以  
來羈縻導養十餘年中貢譯不絕去歲三王出鎮必振遠圖獸  
心易駭遂生猜悞背違信約深構離隙貪禍恣毒無因自反恐  
烽燧之警來自此始臣素庸懦才不經武率其管窺謹撰安邊

論意乃淺末惧無可採若得詢之朝列辨覈同異庶或開引群  
虜研盡衆謀短長畢當亦可見其論曰漢世言備匈奴之策不  
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謀和親之約課其所言靡有遠  
志加塞漠之外胡敵掣肘未必能摧鋒又曰規自開張當由往  
年異土之民附化者衆二州臨境三王出藩經畧旣張宏圖將  
舉士女遙望華夷慕義故昧於小利且自矜侈外示餘力內堅  
偽衆今若務存遵養訐其自新雖未可羈致北闕猶足鎮靜邊  
境然和親事重當盡廟筭誠非愚短所能究言若追蹤衛霍澣  
海之志時事不等致功亦殊寇雖習戰未久又全據燕趙跨帶  
秦魏山河之儉終古如一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  
儲野有積谷然後分命方召總率彪旅精兵十萬使一卒盪夷

則不足積勳王師以勞天下何以言之今遺黎習亂志在偷安  
非皆耻為左袵遠慕冠冕徒以殘害剝奪視息無寄故襁負歸  
國先後相尋虜旣不能校勝循理攻城畧地而輕兵掩襲急在  
駭殘是其所以速怨召禍滅亡之日今若遣軍追討報其侵暴  
大翦幽冀屠城破邑則聖朝受育黎元方濟之以道若但欲撫  
其歸附伐罪吊民則駿馬奔走不肯來征徒興巨費無損於彼  
復竒兵深入殺敵破軍苟陵患未盡則困獸思鬪報復之役將  
遂無已斯秦漢之末策輪臺之所悔也安邊固守於計為長臣  
以安之計備在吏策李牧言其端嚴尤申其要大畧舉矣曹孫  
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所居各數百里魏捨合肥退保新城  
江陵移民南渡濡湏之戎家停羨溪及表陵之屯民夷散雜晉

宣王以為宜從江南以北岸曹爽不許果亡租中皆前代之啟  
鑿也何者斥候之郊非畜牧之地非耨桑之邑故堅壁清野以  
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雖勢有強弱保民全境不出此塗  
要而歸之有四一日移遠就近二曰浚復城隍三曰募偶車牛  
四曰計丁課仗良守疆其土田驍師振其風畧蒐獵宣其號令  
俎豆訓其廉耻懸爵以縻之設禁以威之租稅有程寬猛相濟  
北及十載民知義方然後簡將授寄揚旌雲朔風捲河冀電掃  
松嵩常燕孤拆節代馬摧足秦首斬其右臂吳號絕其左肩銘  
功於燕然之阿饗徒於其微之屈寇雖亂亡有徵昧弱易取若  
天時人事或未盡符抑銳俟機宜審其美若邊戍未增星居布  
野勤惰異教貧富殊資墻塲之民多懷彼此虜去就不根本業

難可驅率易在振蕩又狡虜之性食肉衣皮以馳為儻容以遊  
獵為南畝非有車輿之安營室之衛擲風沐雨不以為勞露宿  
草寢維其常性勝則執利敗則羞走彼來或驟而此已奔疲且  
今春踰旣獲其利乘勝忸伏未虞天誅比及秋末容更送死歟  
騎譏聚輕兵烏集足踐禾稼焚藝間井雖邊將多畧未審何以  
禦之若盛師連屯廢農必衆馳車奔駟起役必遲散金行賞損  
費必大換土容戎怨曠必繁孰若因民所居並修農戰無動衆  
之勞有扞衛之實其為利害優劣相懸也一曰移遠就近以實  
內地今青兗舊民冀州新附在界首三萬家此寇之資也今悉  
河內徙青州民移東萊平昌北海諸郡太山以南至下邳左沃  
右曲沂田良野沃西岨蘭陵北阨大峴四塞之內其號險固民  
性重迂闇於畜始無虜之時喜生咨怨今新彼抄掠餘懼未息  
若曉示安危居以樂土且其歌抃就路視迂如歸二曰浚復復  
城隍以岨防舊秋冬歛人民入堡所以警備暴客便防衛有素  
也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雖頽毀猶可修治精白戶數量其所  
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內假其經用為之閭伍納稼築塲還在一  
處婦子守家長吏為師丁夫死婦春夏佃收寇至之時一城千  
室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十則圍之兵  
家舊說戰士二千足抗群虜三萬矣三曰纂偶車牛以飾戎械  
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犒牛為車五百兩參合鈎車以衛其衆  
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旣已族居易可檢括號  
令先明民知夙戒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勿使有

闕千家之邑戰士三千隨其便能各自有技素所服習銘刻由已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衛弓幹利鈇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臣聞軍國畧容施行封畿之內兵農並修在於墻場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任其怯勇山陵川陸之形寒暑溫涼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戊申作而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管子治齊寄令在民商君為秦設以耕戰終申威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強實有數梁用走卒其邦自滅齊用技擊厥衆亦難漢魏以來茲制漸絕蒐田非復先王之禮治兵徒逞耳目之歡有急之日民不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迹奔救天下騷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畧唯望朝廷遣軍此皆妄戰

害生不教之失也今移民實內浚治城隍族居聚彪課其騎射長吏簡試差品能否田科上第漸就優別明其勲才表言州郡如此則吏部有常不迂其業內護老弱外通官塗朋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由習親藝因事著書戰見兒足相識夜戰聞聲足相技斯教戰之一隅先哲之遺術論者必以古城荒毀難可修復今不謂煩便加功整如麗舊但欲先定民營其門街墻塹存者因而積之其有毀闕摧時柵斷足以禦被輕兵防遏遊騎假以方將漸就只立車牛之賦課仗之宜攻守所資軍國之要今因民所利尊而率之耕農之器為府庫之寶田蚕之氓兼扞城之用千家縱倍旅之兵萬戶具全軍之衆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功於優復隊伍坐食廩糧者不可同年而較矣今家平

來久遠令他縱弓斨利鉄既不都断徃歲棄甲垂二十年謂其所任理應消壤謂宜甲明舊科嚴加禁塞諸商賈徃來幢隊挾藏者皆以軍法之又界上嚴立閑候杜廢間蹊城保之境諸所謂仗並不彫鐫別造程式若有遺鏃士刃及私為竊盜者皆可立騷於事為長又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青齊有舊城縣正在澤內宜一式脩復舊堵利其埭遏給輕艦百艘寇若入境引艦出戰左右隨宜應接據其師津毀其航漕此以利制車運我所長亦禦敵之道也

袁淑為御史中丞元嘉二十六年元魏南侵遂至瓜步文帝使百官議防禦之術淑上議曰臣聞函之獸離山必斃絕波之鱗岩流則枯竭寇遺醜趨致畿甸蟻萃蜂集聞已擁燼天險巖曠

地限深遐故全魏戢其圖盛晉輟其議情屈力殫氣拙勇竭諒不虞於來踐本無怵於能濟乃者燮定携遠阻違授律由將有弛拙故士少鬪志圍澤之衆匪寇傾淪攻制之師空自班散濟西勁騎怠戰蹙族淮上訓卒簡備靡旗是由綏整寡衷戎昭多昧遂使潞子入患伊川來擾紛殄姬風泯毒禹績騰書有渭陰之迫懸烽均咸陽之警然而切揣虛實匿迹先彰校素能否詭狀既顯錦地千里彌行阻深表裏質硤東西分逼捨陵衍之習競湍沙之利今虹見萍生土膏服動津津涌溢疔禍遊興芻蕘已單米粟莫係水寓衿帶進必傾損級在右寬繕淮內竊謂賈河溢宿固退亦墮誠所謂棲鳥於烈火之上養魚於叢棘之中或謂極柅閔城舊史為允葉遠涼土前曰稱非限此要荒猶服

委割况聯被京國咫尺神田蕪州摧掃列邑殲夷山淵及覆草  
木塗地今兵賦千乘并竿万集肩摩倍於長安惟袂百於臨淄  
什一而籍寔懽氓頤復畝以稅旣協農和戶兢戰心人含銳志  
皆歆羸糧奮釋縶束域謂宜懸金銷印壯果要之士重幣其亂  
招推決之將舉薦拔築之下抽登臺皂之門賞之以焚書報之  
以相爵俄而招才負闕異能間至戎貪而無謀肆而不整迷乎  
向背之次謬於合散之宜犯軍志之極害觸兵家之甚諱咸畜  
憤矣僉策戰矣稱頤影從謠言緡命宜選敢悍数千驚行潛掩  
偃旗裹甲鉗馬啣枚擗動而起晨歷未陳旌噪亂舉火鼓四臨使  
景不暇移塵不及起無不禽鏖獸讐水解霧散掃洗噍類漂鹵  
浮山如有決置漏網逡窠冗命淮汝戈舡遏其還道克部劾卒  
梗其歸塗必剪元雄懸首麾下乃將隻輪不反戰轉無旋矣於  
是信臣騰威武板緹組接陰鞞折聯響若其偽遁羸張出沒無  
際楚言漢旆顯默如神固已日月啟虧川谷蕩貨負塞殘孽阻  
山烬黨收險竊命憑城借一則當因威席卷承機艾剝泗汁秀  
士星流電燭徐阜嚴兵雨臻雲集燹乱喪溪之北淫潰瀚海以  
南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御索之苦幾何不嘉由是故澤而漁焚  
林而守若大風之儻輕澤果日之佛浮霜既而尉洽荷摻之餘  
望吊網悲之鬼然後天行樞運焱舉煙升青盖四巡翠華經啟  
州野蕩滌舉無遺策俾高闕再勒燕然復銘方乃奠山沉河創  
礼輯策闡燿炎旱之遺則貫軼商夏之懿文今寡賈拳勇而將  
術疎門意者稔秦曰積承平歲久邑無驚赴之急家緩魏戰之

勤闕閱酬之禮簡叅屬之飾且亦薦採之法庸未既歟若乃邦  
舉里選權論深切窮澤尽幽漸帶尋遠設有沉明熊照俊偉自  
宣城感泉而勇通金石氣懾飛憤知穷首起審剝正順逆之數達  
昏明益損之宜能睽合民心愚獻物性登舟墀而敷策躡青蒲而  
揚謀上說辰鑒下弭素言足以安民紓國救灾恤患則宜接過  
寵貴之上褒升戚舊之名別其旆章崇其班祿出得專譽使不  
稟命降席折節同廣武之請設壇致禮均淮陰之授必有要盟  
之功竊符之搜夷裔暴狠内外侮棄始附之衆分散無序蠱以  
威勢必自携離首順之徒靡然自及今決澤故俗典纏纓縷翦  
焉幽播折枝是凶猶眇者顧明痿人思步動商端會功終易感  
却晋在於善覘全鄭實寄良諱縱反間泪感心耳發險易之  
前抵興喪之術衝其情狀拂其嗜欲得以連率之費餌以析壤  
之資罄筆端之用展辭鋒之銳振辨則堅圍可解馳羽而嚴色  
易傾心暈土分被幹瓦裂故燕樂相悔項范交疑矣或乃言約  
功深事迹應黃齊園及駕趙養還君尽與訟之道畢能事之效  
臣幸得出内又音納屠禁游息明代澤與身太思隨年行無以逢  
迎昌運潤飾鴻法今屠有遺齷蠹未息蜂敢思諒識少酬閱施  
但坐慕既之昭文免曹不能致果切觀都讓之邊論屬國之兵  
謀終冕之抗辭杜耿之言事感云及涇之策猶闕上竿燭鄂之  
敬裁收下策自耻惴木知不綜微敢露昧是無會昭採何尚之  
孝武即位為尚書令時欲分荊州置郢州議其所居江夏王羨  
恭以為宜在巴陵尚之議曰夏口在荊州之中正對沔口通接

梁雍寔為津要由未舊鎮故根基未易今分取江夏武陵天門竟  
令隨五郡為一州鎮在夏口既有見城浦大容舫竟陵出道取  
荊州雖水路與去江夏不異諸郡至夏口皆從流並為利便湘  
州所領十一郡其巴陵邊帶長江去夏口迤既分湘州及更成  
大亦可割巴陵屬新州於事為允帝從其議荆揚二州戶口半  
天下江右以來揚州根本委荆以閩外是以並分歆以削臣下  
之權而荆揚並因此虛耗尚之建言復合二州帝不許

何偃孝武即位為侍中時責百官謹言偃以為重農卹本并官  
省事考課以知能否增俸以除吏姦責成良守久於其職都督  
刺史宜別其任

謝莊孝武初為侍中時魏人求通關市上詔群臣博議莊議曰  
臣愚以為獯獫棄義唯利是視關市之請或以覘國順之示弱  
無明柔遠距而觀釁有足表強且漢文和親豈止彭陽之寇武  
帝修約不廢馬邑之謀故有餘則經畧不足則閉關何為屈冠  
帶之邦通引弓之俗樹無益之軌招塵點之風交易爽議既應  
深杜和約詭論尤宜故絕臣庸管多蔽豈識國議恩秀降建敢  
不披盡莊又以搜才路狹乃上表曰臣聞功照千里非特燭車  
之珍德來隣國豈徒秘璧之貴故詩稱珍悴誓述榮懷用能道  
臻無積化至恭已伏惟陛下膺慶集團締宇開縣胥爽選政異  
且諷風採言廝輿觀謹度遠斯實辰階告平頌聲方製臣竊惟  
隆披所漸治亂之由何辜不興資得才替因失士故楚書以善  
人為寶虞典以則哲為難進選之軌既弛中代登造之律未闡

當今必欲崇本康務庀民濟俗匪更恣濫奚取九成升曆中揚  
英賢起於徐沛授籀白水茂異出於荆宛寧二都智之所產七  
隩才之所集實遇與不遇用與不用耳今大道光亨邁務候德  
而九服之曠九流之難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鑒易限而  
天下之才難源以易限之鑒鏡難源之才使國罔遺投野無滯  
器其可得乎昔公叔與僕同升管仲取臣盜趙文非新士踈嗣  
祁奚豈諂讎比子茹茅以彙作範前經舉尔所知式昭往牒且  
自古任薦賢能賞罰弘明成子舉三哲而身致魏輔應侯任二  
士而已捐秦相曰季稱莫缺而疇以田采張勃進陳湯而坐以  
褫爵此先事之盛衰亦後王之彛鑒如臣愚見宜普命大臣各  
舉所知以付尚書依分銓用若任得其才據立迂賞有不稱職  
宜及其坐重者免黜輕者左迂被舉之身加以禁錮年數多少  
隨愆議制若犯大辟則任者并論又政平訟理莫先親民親民  
之要寔歸守宰故黃霸治潁川累稔杜畿居河東歷載或就加  
恩稱或入崇暉寵今莅民之職自非公私必應代換者宜遵六  
年之制進獲章明庸績退得民不勤擾如此則下無浮謬之愆  
上靡棄能之累考績之風載泰蕝薪之詞克昌臣生屬亨路身漸  
鴻猷遂得奉詔左右陳愚於側敢露芻言惧紛常典有詔在表  
如此可付外詳議在後以疾免官大明元年起為都官上書奏  
改定刑獄曰臣聞明慎用刑式存姬典哀敬折獄實暉呂命罪疑  
從輕既前王之格範寧失弗經亦列聖之常訓用能化致升平  
道臻恭已逮漢文傷不辜之罰除相坐之令孝宣悟深文之吏

立詢訊之法當是時也號稱刑清陛下踐位親臨聽訟億兆相  
賀以為無冤民矣而此囹圄未虛頌聲尚缺臣竊謂五聽之慈  
弗宣於宰政三省之澤未洽於民謹頃年軍旅餘弊劫掠猶繁  
監司討獲多非其實或規免身咎不慮因患楚對之下鮮不誣  
濫身遭鉄鎖之誅家嬰契戮之痛比伍同閑莫不及罪是則一  
人罰謬坐者數十昔齊女告天臨淄臺殞孝婦冤戮東海堡陽  
此皆神變靈祇精感景緯臣近兼訊見重囚八人旋觀其初死  
有餘罪詳察其理實并無辜恐此等不少誠可怵惕也舊官長  
竟囚畢郡遣督郵案驗仍就施行督郵賤吏非能異於官長有  
案驗之名而無研究之實愚謂此制宜革自今入重之囚縣考  
正畢以事官郡并送囚身委三千石親臨復必收聲吞墨然後  
戮若二千石不能決乃啓廷尉神州統外移之刺史刺史有疑  
亦歸臺獄必令死者不怨生者無恨庶鬻棺之誘輟歎於終古  
兩造之察流詠於方今臣學闇申韓才寡治術輕陳庸管惧乖  
國憲

張永孝武時為尚書左丞時將士休段年間三番紛紜道路永  
建議曰臣聞開兵從據前王以之兼隙耕戰遽勞先代以之經  
遠當今化寧萬里文同九服捐金走驥於焉自始伏見將士休  
假多蒙三番程會既促裝赴在早故一歲之間四馳遙路或失  
遽春耜或違要秋登致使公替常儲家闕舊粟考定利害宜加  
詳改愚謂交代之限以一年為制使主上之念勞未及積遊農  
之望收功歲成則王度無騫民業期植矣從之

南齊虞玩之仕宋後廢帝時為尚書右丞表陳時事曰天府虛散垂三十年江荆諸州稅調本少自宋以來軍募多乏其谷帛所入拆共文武豫充司徐開口待哺西北戎將裸身求衣委輸京都益為寡薄天府所資唯是淮海民荒財單不及曩日而國度弘費四信元嘉二衛臺坊之民伍不餘一都水材官朽散十不兩存備豫都庫材竹俱盡乘西陶埽瓦雙遺勅令給賜悉仰交市尚書省閣日就傾陲第宅府署太多穿毀視不遑救知不暇及尋所入定調用恤不周既無儲蓄理至空盡積弊累耗鍾於今日昔歲奉勅課以揚徐衆逋凡入米穀六十萬石錢五千萬布絹五萬疋雜物在外賴此相贍故得推移即今所懸轉多與用漸廣深惧供奉頓缺軍器輟功將士飢怨百官騫祿府署

謝雕麗之器土木停緹繫之容國戚無以贍勲求無給如愚管所慮不周歲矣經國遠謀臣所不敢言朝夕祇勤心在於匪解起伏震遽事屬歸聞伏願陛下留須臾之鑒垂永代之計發不世之詔施必行之典則泯祗齊勸高卑同泰帝優詔答之王儉高帝時為散騎常侍及帝遺詔以褚淵錄尚書事江左以來無單拜錄者有可疑立優策儉議以為見居本官拜錄推理應有策書而舊事不拜載中朝以來三公王侯則優策並設官品第一策而不優者褒美策者兼明委寄尚書職居天官政化之本故尚書令品雖第三拜必有策錄尚書品秩不見而摠任弥重前代多與本官同拜故不別有策凡事緣情不容均之凡僚宜有策書用申隆寄既異王侯不既優文從之

王僧虔建元年二為左光祿大夫侍中舟陽尹郡縣獄相承有  
上湯殺囚僧虔上疏言之曰湯本以救疾而實行寃暴或以肆  
忿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若去惡宜疾則應先刺豈有死生大  
命而潛制下邑愚謂治下囚必病先刺郡求賊司與醫對共稱  
驗遠縣家人省視然後處置可使死者不恨生者無怨帝納其言  
王慈武帝時為侍中領步兵校尉慈以朝堂諱榜非古舊制上  
表曰夫帝後之德綢繆天地君人之亮蟬聯日月至於名族之  
著昭自方篆號謚書宣載伊典籍所以魏臣據中以建議晉主  
依經以下詔朝堂置榜光諱懸露義非綿古事殷中世實夫資  
敬之情徒爭嚴配之道若乃式功鼎臣替庸元吏或以秩崇或  
由姓表故孔悝見銘謂標叔舅子孟應國稱題霍氏况以處之

重列尊名以止仁無二之貴黃冲文而止敬昔東平即世孝章  
巡宮而灑泣新野云終和熹見似而流涕惑循舊類尚或深心  
矧觀徽跡能無惻隱今局禁欽遂動延蓋若使奎駕停覽以時  
臨閱豈不動增聖慮用感宸衷愚謂空彪簡冊无益於匪躬直  
日朝堂寧虧於夕惕伏惟陛下保合萬國齊聖群生當削前基  
之弊軌啓皇齊之教則詔付外群議博士李撝據周禮凡有  
新令必舊以驚衆乃退以憲及于王宮

注憲表懸之也

大常丞王們之

諺尊極之名宜率土同諱目可得口不可言口不可言則知之  
者絕則犯觸必衆儀曹即任助諺為取證明之文即情惟允宜  
班諱之典爰自漢世降及有晉歷代無爽今之諱榜兼明義訓  
邦之字國實為前事徵名諱之重情敬斯極故懸諸朝堂播紳

所聚將使起伏晨昏不違耳目禁避之道明然易從此乃敬恭  
之深旨何情典之或廢尊稱霍氏理例乖方居下必名故以不  
名為重在上必諱故以班諱為尊因心則理無不安即事則習  
行已久謂宜式遵無所創革慈諫不行

諱榜謂朝堂置榜書  
國廟諱令人避之

王融為中書郎武帝討雍州敕史王奐融上疏曰臣每見史傳  
憂國忘家捐生報德者未嘗不撫躬歎息以為今故共情也然  
或以片言微感一食小惠舉國士之眇同布素之遊耳豈有如  
臣獨拔無聞之伍過超非分之位名器雙假榮祿並升而宴安  
吳罷之晨優遊肝食之日所以敢布丹愚仰聞宸聽今議者或  
以西夏為念臣竊謂之不尔其故何哉陛下聖明群臣悉力以  
從制逆上而御下詔開賞黜之言微示生死之路方城之人皆

相為敵既兵威遠臨人不自保雖窮鳥必啄固等命於梁鷄困  
獸斯驚終並懸於厨鹿至母后內難糧食外虛謹言物情屬當  
今會若籍至漢之歸師賸士卒之餘憤取函河如反掌凌闕塞  
若摧枯但士非素蓄無以即用不教民戰是實棄之特希私集  
部曲豫加習校若蒙垂許乞隸防衛臣少重名節早習軍族若  
試而無績伏受面欺之誅用且有功仰酬知人之哲

梁賀琛武帝時為散騎常侍是時任職者緣飾奸諂深害時政  
琛啟陳事條封奏大畧其一事曰今北邊嵇顛政是生聚教訓  
之時而天下戶口減落誠當今之急務國家之於關外賦稅盖  
微乃至年常租調動致逋積而人失安居寧非牧守之過其二  
事曰今天下寄守所以皆向貪殘罕有廉者良田風俗侈靡使

之然也歆使人守廉隅使尚清白可得耶今誠宜嚴為禁制導之以節儉貶黜彫飾絕去浮華使衆皆知變其耳目改其好惡則易於反掌其三事曰斗筭之人詭競求進運挈瓶之知徼分外之求以深刻為能以繩逐為務長惡增奸寔由於此今誠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諛愚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倖之患矣其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虛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良有以也夫國弊則省其事而息其費事省則養人費息則財聚若言小費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人則終年不止矣書奏不納

陳袁樞為都者尚書高祖長女永世公主先適陳留太守錢藏生子崑主及崑並卒于梁高祖受命唯公主追封至是將弊尚

書生官請詳議歆加藏附馬都尉并贈崑官樞議曰昔王姬下嫁必適諸侯同姓為主聞於公羊之說車服不繁顯於詩人之篇漢氏初興列侯尚主自斯已後降嬪素族駙馬都尉置由漢武或以假諸功臣或以加於戚屬是以魏曹植表云駙馬奉車趣得一號齊職儀曰凡尚王必拜附馬都尉魏普以來因而為準蓋以王姬之重庶姓之輕若不加其等級寧寧可合

所

何須附馬之授案杜尚晉宣弟二女高陸公主晉武踐阼而主已亡泰始中追贈公主凱無復附馬之號梁武帝女新安公主早薨天監初王氏無追拜之事遠近二例足以據明公主所生既未及成人之禮無勞此受今宜追贈亭侯時以樞議為長

大字冊府元龜卷第四百七十一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四百七十二

臺省部一十六

奏議第三

後魏崔玄伯為黃門侍郎與張袞對掌機要草創制度有司博議國號玄伯議曰三皇五帝之立號也或因所生之土或因所封國之名故虞夏商周始皆諸侯及聖德既隆萬國崇戴稱號隨本不復更立唯商人屢徙改號曰殷然猶兼行不廢始基之稱故詩曰殷商之旅又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岷其義也昔漢高祖以漢王定三秦威強楚故遂以漢為號國家雖統北廣漢之士逮於陛下應運龍飛雖號舊邦受命維新以登國之初改代曰魏又慕容求亦奉進魏士夫魏者大名神州之

上國斯乃革命之徵驗利見之符也臣愚以為宜號為魏道武  
從之於是四方賓王之貢咸稱大魏矣

劉縶大武時為尚書令時南州大水百姓阻饑縶奏曰臣聞天  
地至公故萬物咸育帝王無私而黎民永賴伏惟陛下以神武  
之姿紹重光之緒恢隆大業育濟群生威之所振无思不服澤  
之所洽無遠不懷大平之治於是而在自頃邊寇內侵戎車屢  
駕天贊神明所在尅殄方難既平皆蒙酬錫勲高者受爵功早  
者獲賞寵賜優重有過古義而郡國之民雖不征討服勤農桑  
以供軍國寔經世之大本府庫之所資自山以東偏遇水害頗  
年不收就食地所臣聞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應加哀矜以鴻覆  
育今南摧強寇西敗醜虜四海宴如人神協暢若與兆民共饗  
其福則惠感和氣蒼生悅樂矣大武從之於是復天下一歲租賦  
源賀為給事中時斷獄多濫賀上書曰臣聞人所貴者莫貴於  
生命德之厚者莫具於宥死然犯死之罪難以尽恕權其輕重  
有加矜恤今寇賊未殄鹽場須防臣愚以為自非大逆赤手殺  
人之罪其坐贓及盜與過誤之愆應入死者皆可原命謫守邊  
境則是已斷之体更受全生之恩徃後之家漸蒙休息之惠刑  
措之化庶幾在茲虞書曰流宥五刑此其義也臣受恩深重思  
以仰答將違闕庭預增條戀敢上鼓目言唯加裁察文成納之  
已後入死者皆恕死徒邊

韓秀獻文踐祚為給事中參征南慕容曰曜軍事孝為延與中  
尚書奏以燉煌一鎮介遠西北寇賊路衝慮或不固欲移就涼

州群官會議會以為然秀獨為非便曰此感國之事非闕士  
之宜愚謂燉煌之立其來已久雖土鄰強寇而兵人素習縱有  
姦竊不能為害循常置戎足以自全退保一方之城聚進塞四  
夷之闕伺若徙就姑臧慮人懷異意或貪留重迂情不願徙脫  
引寇內侵深為國患且燉煌去涼州乃千餘里捨遠就近遙防  
有闕一旦廢罷是起戎心則夷狄交構互相來往恐醜徒協契  
侵竊涼土及近諸戎則閔右荒擾警不息邊役煩興艱難其及遂  
從秀議

程駿為秘書令獻文神主遷於大廟有司奏舊事廟中執事之  
官例皆錫爵今宜依舊事駿以為不可未曰臣聞名器為帝王  
所貴山河為區夏之重是以漢祖有約非功不侯必當屬有命

於大君之辰展心力於戰謀之日然後可以應茅土之錫未見  
預事於宗廟而獲賞於壇土徒見晉鄭之後以夾輔為至勲吳  
鄧之傳以征伐為重績周漢既无文於遠代魏晉亦靡記於往  
年自皇道開符乾業創絕務高三五之規思隆百王之軌罰頗  
減古賞實增昔時因神主改附清廟致肅而授郡司以九品之  
命顯執事以五等之名雖復帝王制作弗相公襲然當時恩澤  
豈足為垂世之軌乎垂衆之懲伏侍罪譴書奏從之文明太後  
謂群臣曰言事固當正直而准古典安可依附暨時舊事乎賜  
駿衣一襲帛二百匹

李冲為內秘書令南部給事中舊無二長唯立宗主督護所以  
民多隱冒五十家方為一户冲以三正治民所由來遠於是創

三長之制而上之文明大后覽而稱善引見公卿議之中書令  
鄭義秘書令高祐等曰冲永立三長者乃欲混天下一法言似  
可用事實難行義又曰不信臣言但試行之事敗之後當知愚  
言之不謬大尉元丕曰臣謂此法若行於公私者益咸稱方令  
有事之目校比民戶新舊未分民心勞怨請過今至冬閑月徐  
乃遣使於事為宜冲曰民者實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  
因調護百姓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  
怨宜及課調之目令知賦稅之均既識其事又得其利因民之  
歆為之易行著作郎博思益進曰民俗既異儉易不同九品差  
條為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成優亂大后曰立三長則課有常准  
賦有常分苞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為而不可群議雖  
有乖異然唯以變法為難更無異義立三長公私便之

陳建孝文時為尚書右僕射加侍中與侍中尚書晉陽侯元先  
德殿中尚書長樂王穆亮北部尚書平原王陸獻密表曰皇天  
輔德命集大魏臣等祖父翼贊初興勲過蜀漢誓同山河享茲  
景福寵辱休戚與國均焉臣以凡近識無遠達階藉先寵遂荷  
今任彼已之譏播於群口仰感生成俯自策勵顧省駕純終無  
云益然飲冰警寐實懷慙負至於顛天高地厚何日忘之自永  
嘉之末封豕橫噬馬叔南據奄有荆楚及担劉跋扈禍難相繼  
岱宗陽望秩之敬音徐限見德之風獻文皇帝啓齒龍飛道光  
率土干戚暫儂淮海偃風車書既同華夷將一昊天不吊奄皆  
萬邦竊聞劉昱天亡權臣殺害思正之民翹想罔極愚謂時不

再來機宜易失豪分之差致悔千里天與不收返受其咎所謂見而不作過在畧石者也宜簡雄將號令八荒義陽王臣昶深悟存亡遠同孫氏苟力運籌從則吳會可定脫事有難成則振旅而返進可以揚義聲於四海退可以通德信於遐裔宜乘之會運鐘今日如合聖聽乞速施行脫忤天心願存臣表徐觀後驗賞罰隨焉帝嘉之

韓顯宗大和初兼中書侍郎既定遷都顯宗上書其一曰竊聞輿駕今夏若不巡三齊當幸中山竊以為非計也何者當今徭役宜早息洛京宜速成省方則徭役可簡并功則洛京易就徃冬輿駕停艱是閑隙之時猶編戶供奉勞費為劇聖鑒矜愍優旨懇辭浹高年賚周鰥寡雖賑貸普霑今猶愍雨來夏菜

色况三農要時六軍雲會其所損費實為不少雖調歛輕省未足稱勞然大駕親臨誰敢寧息徃來承奉紛紛道路曰蠶蠶廢則將來無資此國之深憂也且向炎暑而六軍暴露恐生厲疫此可憂之次也臣願輿駕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帳之費并功專力以營洛邑則南州免雜徭之煩北都息分析之歎洛京可以時執遷者僉尔如歸其二曰自古聖帝必以儉約為美乱王必以奢侈貽患仰惟先朝皆卑宮室而致力於經畧故能基宇開廣業祚隆泰今洛陽基趾魏明所榮取譏前代伏願陛下損之又損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宅相尚今因遷徙宜申禁約今貴賤有檢無得踰制端廣衢路通利溝渠使寺署有別四民異居永垂百世不刊之範則天下幸甚矣三曰竊聞輿駕還洛陽將

十騎臣甚為陛下不取也夫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萬乘之尊富有四海乎警蹕於闈闈之內者豈以為儀容而已蓋以戒不虞也清道而後行尚恐啣檠之變况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此愚臣之所以悚息伏願少垂省察其四曰伏惟陛下耳聽法音目翫墳典口對百辟心虞萬機日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隨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啟明所用未足為煩然非所以畜神養性願無疆之祚莊周有言形有待而智無涯以有待之形役無涯之智殆矣此愚臣所不安伏願陛下垂拱司契委下責成唯冕旒纒每而天下治矣高祖頗納之顯宗又上言曰進賢求才百王之所先也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將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

檢有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之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是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才雖屠鈎奴虜之賤聖皇不耻為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裔自古皆皂隸矣是以大才受大官小才受小官各得其所以致雍熙議者或云今世苦无奇才不若取士於門第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召使廢宰相而不致哉但當校其寸長銖重者即先叙之則賢才無貴矣又曰夫皇帝居尊以御下者威也兆庶徙惡以從善者法也是以有國有家必以刑罰為治生民之命於是而在有罰必罰罰必當幸則雖筆楨之刑而人恥莫敢犯也有生隨行人得僥倖則雖參夷之誅不足以肅自大和以來未多坐盜棄市而遠近肅清由此言之止姦在

於防檢不在麗刑也今州郡牧守邀當時之名行一切之法臺閣百官有咸深酷為無私以仁恕為容盜迭相敢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要遇下如仇讎是則克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于此書曰與殺不幸寧失不經宜勅示百寮以惠元元之命又曰昔周王為大戎所遂東遷河洛鎬京猶補宗周以存本也光武雖曰中興實自創革西京尚置京尹不廢舊也今陛下光隆先業遷宅土中籍古復禮於斯為盛豈若周漢出不得已哉按春秋之義有宗廟曰都無謂之邑此不刊之典也況北代宗廟在烏山陵託焉王業所基聖躬所載其為神鄉福地實亦遠矣今便同之郡國臣竊不安愚謂代京之制宜建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舊

以光萬乘又曰伏見洛京之宜建民以官位相從不依族類然官位非常有朝榮而夕辱則衣冠淪於厮濫之邑臧獲騰於豪腹之里物之顛倒或至於斯古之聖王必令四民異居欲其志專而業定志專業定則不淫故耳目所習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肅而成仰惟太祖道武皇帝躬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伎作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賣買任情販賣賤錯居混雜假令一處嚴師苦訓誦詩講禮宣令章執任意所從其走赴舞堂者不數往就學館者無一此則伎作不可雜居士人不可異處之明驗也故孔父里仁之美孟母三徙之訓聖賢明誨若此之重今令伎作家習士人風禮則百年難成令士人兒童効伎作容態一朝可

得是以士人同處則禮教易與伎作雜居則風俗難改朝廷  
每選舉人士則拔其一婚一官以為升隆何其密也至於開  
伎作官途得與膏粱華望接閣連薨何其略也此愚臣之所  
惑今稽古建極光宅中區凡所從居皆是公地分別伎作在  
於一處有何為疑而闕其盛美又曰自南偽相承竊有淮北  
欲擅中華之稱宜以招誘遠民故橋置中州郡縣自皇風南  
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數甚衆疑惑書記錯亂區字非所  
以疆域物土必也正名之謂也愚以為可依地理舊名一皆  
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縣昔以戶少併省今人  
口既多亦可復舊君人也者以天下為家不得有所私也故  
倉庫儲貯以俟水旱之災供軍國之用至於有功德者然  
後加賜爰及末伐乃寵之所隆賜賚無限自此以來亦為大過  
在朝諸賁受祿不輕土木被錦綺潼妾厭梁肉而復厚賚屢加  
動以千計若分賜鰥寡瞻濟實多如不悅革豈周急不繼富之  
謂也愚謂事可賞則明旨褒祿事加賜以勸為善不可以親近  
之昵猥損天府之儲又曰諸宿衛內直者宜令武官習弓矢文  
官諷書傳而今給其蒲博之具以成褻狎之容長矜爭之心恣  
誼囂之慢徒損朝儀無益事實如此之類一宜禁止帝善之  
高閭為尚書中書監大保十四年秋閭上表曰奉癸未詔書以  
春夏少雨憂饑饉之方臻愍黎元之傷瘁同禹湯罪已之誠齊  
堯舜引咎之德慮災致懼詢及卿士令各上書極陳損益深恩  
被於蒼生厚惠流於后土伏惟陛下天啓聖資利見纂極欽若

昊天光格宇宙大皇后以淑哲替世稽合三才高明柔克道被  
無外七政昭宣於上九功式序於下君人之量愈高謙光之旨  
稱篤脩復祭儀宗廟所以致敬飾正器服禮樂所以宣利增儒  
官以重文德簡勇士以昭武功慮獄訟之未息定刑書以理之  
俱羣民之姦執置鄰黨以穆之寃庶官之勤劇班俸祿以優之  
知勞逸之難均分民土以齊之甄忠明孝矜貧恤獨開納讜言  
仰絕諂佞明訓以休率土移風雖未勝殘去殺成無為之化已  
足以仰答三虛者矣臣聞皇天無私降鑒在下休咎之徵咸由  
人召故帝道昌九疇叙君德衰而彝倫斁休並應亨以五福則  
康于其拜咎徵屢臻罰以立極則害于其國斯乃洪範之實徵  
神祇之明驗及其厄運所纏世鍾陽九教乖於天理事達於人

謀時則有之矣故堯湯逢歷年之災周漢遭水旱之患然立功  
修行終能弭息今孝治則有如此之風計運未有如彼之害而  
陛下慤懃引過事邁前王從星澍雨之徵指辰可必消災滅禍  
之符灼然自見雖王畿之內頗為少雨關外諸方禾稼仍茂苟  
動之以理綏之以利一歲不收未為大損但預備不虞古之善  
政安不忘危有國常典切以北鎮新徙家業未就思新恋本人  
有愁心一朝有事難以禦敵可寬其往來頗使欣慰開雲中馬  
城之倉以脉恤之定以感德致力邊境矣明察畿甸之民饑甚  
者出虛立下館之粟以救其乏可以安慰孤貧樂業保土使幽  
定安并四州之租運以溢其處開閼苑禁簿賦賤糴以消其費  
清其道路恣其東西隨豐逐食貧富相贍可以免度凶年不為

患若又聞常士困則濫竊生匹婦餒則慈心薄凶儉之年一民  
輕違化可緩其使役急其禁令宜於未然之前申勅外牧又一  
夫幽狂王道為虧京師之獄或恐未盡可集見囚於都曹使明  
析庶獄者重加寃案輕者即可決遣重者定收以聞罪非意之  
作收無用之歟此乃救凶之常法且以見憂於百姓論語曰不  
患貧而患不安苟安而樂生雖遭凶年何傷於民庶也愚臣所  
見如此而已詔曰省表文之當勅有司依此施行

邢昺為散騎常侍兼尚書宣武初奏曰臣聞昔者明王之以德  
治天下莫不重粟帛輕金寶然粟帛乃安國育民之方金玉乃  
虛華損德之物故先皇深觀古今去諸奢侈服御尚質不貴雕  
鏤珍表所在不務奇彩至乃以紙絹為帳宸銅鐵為轡勒訓朝

廷以節儉示百姓以憂矜日夜孜孜小大必慎輕賤珠璣示其  
無設府藏之金裁給而已更不買積以費國資逮景明之初承  
升平之業四疆清宴遠近來同於是蕃貢繼路商佑交人諸所  
敵貨倍多於常雖加以節約猶歲損萬計珍貨尚有餘國用常  
不足若還裁其分限便恐無以支歲自今非為要湏者請皆不受  
從之

源懷宣武景明中為尚書左僕射時有詔以姦吏犯罪每多逃  
遁因宥乃出並皆釋然自今以後犯罪不問輕重而藏竄者悉  
遠流若永避不出兄弟代從懷乃奏曰謹按條制逃吏不在赦  
限竊惟聖朝之恩異於前宥諸流徙在路尚蒙捉反况有未發  
而仍遣邊戍按守宰犯罪逃走者衆祿潤既優尚有茲失及蒙

宥恩卒然得還今獨苦此苛恐非均一之法如臣管見謂宜免  
之書奏門下以成式既班較奏不許懷重奏曰臣以為法貴經  
通治尚簡要刑憲之設所以網羅罪人苟理之所備不在繁典  
行之可通豈容峻制此乃古今之達政救世之常規伏尋條制  
勲品以下罪發逃亡遇恩不宥仍流妻子雖欲仰紹姦途匪為  
通式謹按事條侵官敗法專據施外豈九品以上真田也其諸  
州守宰戕任清流至有貪濁事發逃竄而遇恩免罪勲品以下  
獨乖斯例如此則寬縱上流法切下吏育物有差惠罰不苛又  
謀逆滔天經息尚免吏犯微罪獨不蒙赦使大宥之經不通開  
生之路致壅進違古典退乖今律輒率愚見以為宜停書奏納  
之

盧昶為散騎常侍兼尚書時洛陽縣獲白鼠奏曰昶謹按瑞典  
外鎮刺史二千石長不祇上命刻暴百姓人民怨嗟則白鼠至  
臣聞鎮不虛見德合乃降妖不妄出咎彰則至是以古之人君  
或怠瑞以失德或祇變而立功斯乃萬古之殷監千齡之炳戒  
此者災氣作沴常虧法變陛下流如傷之慈降納隍之旨哀百  
姓之無辜引在予之深責奉賢黜佞之詔道映於堯夫進忠納  
諫之言事光於堯右伏讀明旨俯觀微譴敢布庸瞽以陳萬一  
竊惟一夫之耕食裁充曰一婦之織衣止蔽形年租歲調則惟  
常理此外微求於何足取然自此年以來兵革屢動荆陽二州  
屯戍不息鍾離羨陽師施相繼兼荆蠻凶狡王師薄伐暴露原  
野經秋淹夏汝穎之地率戶從戎何曾之增連丁轉運又戰不

必勝加之退負死喪離曠十室而八細後煩徼日月滋甚苛兵  
酷吏因逞威福至使通原遙畛田蕪宰耕連村接開蠶饑莫食  
而監司因公以責求豪強恃私而逼掠遂令鬻短褐以益千金  
之資制口腹而克一朝之急此皆由收守令長多失其人郡闕  
黃霸之君縣無魯恭之宰不思所以安民止田所以潤屋故士  
女呼嗟相望於道路守宰暴貪風聞於魏闕社歲法官按驗多  
推刑網謂必顯戮以明勸誠然後命使覆許公違憲典或承風  
挾請輕樹私恩或容情受賂輒施已惠御史所劾皆言誣枉中  
雪罪人更云清白長梅上之源滋陵下之路忠清之人見之而  
自怠犯暴之夫聞之以益快白鼠之至信而有徵矣伏願陛下  
乘散詰之監察妖災之起延對公卿廣宣庶政引見樞納博求

民隱存問孤寡志其苛碎輕徭省賦與之休息貞良忠謹置之  
於朝姦罔貪接棄之於市則九官勿戒而常敬百縣不嚴而自  
肅士女欣人有至矣詔曰朕纂承鴻緒伏膺寶厯思靖八方惠  
康四海當必世之期鱗鳳不降屬勝殘之會白鼠咎告萬邦有  
罪寔唯朕躬尚書殿中郎正始中議選邊戍事翻議曰臣聞兩  
漢驚於西北魏普備在東南是以鎮邊守塞必寄威重伐叛柔  
服是賴溫良故田叔魏尚聲高於沙漠當陽鉅乎績流于江漢  
既籍用為美談今古雙為盛德自皇上以獻明慕御風疑化遠  
威勵秋霜魚雷春露故能使淮海輸誠華陽即序連城請面屋  
歸仁懸車劔問豈伊柔載鼓譟金陵復在茲日然荆陽之收宜  
盡一時望梁郢之君尤湏當今綉異自北緣邊州郡官至便登

疆場統戍偕當即用或值稔德凡人或遇貪家惡子不識字民  
溫恤之方唯知重役殘忽之法廣開戍迹多置師領或用其左  
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禦賊之心唯有通商聚歛  
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值強敵即惹奴虜如有執獲奪  
為已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徼解今饑之工少闕草木之作無不  
搜營窮壘若後百端自餘或休木深山或芸草平陸販質往還  
相望道踞此苛祿既不多資亦有限階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  
其力薄其衣寇其工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  
常十八為是以吳楚問伺審此虛實此云糧匱兵疲易可乘擾  
故驅率犬羊屢犯疆場穎年已來生蠶十萬在郊千金日費為  
弊之深一至於此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賈生之

所以庸哭良有以也夫潔其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本既  
夫之在始庸可止乎愚謂自今已後荆陽徐豫梁益諸蕃及所  
絕郡縣府佐統軍至於戍主皆令朝臣主公以下各奉所知必  
選其才不拘階級若能統御有方清高獨著威足臨戎信能懷  
遠撫循將士得其忻心不營私潤專循公利者則就加爵賞使  
久於其任以時褒資厲其心欵所奉之人亦垂優異獎其得士  
加其誠節若不能一心奉公才非捍禦貪淋日富經畧無聞人  
不見德兵厭其勞者即加顯戮用彰其罪所奉之人隨事免降  
責其戮薦罰其謂薄如此則奉人不得挾其私受任不得孤其  
奉善惡既審沮勸亦邊患永消畿收息矣

游肇為侍中梁軍主徐玄明斬其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首以郁

州內附朝議遣兵赴援肇表曰玄明之歎雖奔救是常然不有損益或憚奔而功或因小而生患不可必也今六里胸山地實接海陂湖下濕人不可居郁州人在海中所謂雖獲石田終無所用若不得田連口六里雖尅尚不可守况方事連兵而曾非要也六里於賊近要去此閑遠若以閑走之兵攻逼近之衆其勢旣殊不可敵也定儉之年百姓餓弊死者亦復不少何以居宜靜之辰具干戈之役軍資糧運取濟無所唯見其損未覩其益日一新附之民服化猶近特須安帖不宜勞之勞則怨生怨則思叛思叛則不自安不安則擾動脫爾則連兵難解事不可輕宜損茲小利不使大損宣武並不納任城皇澄為尚書令正始之末詔百司普昇一級而執事不達

旨意刺史守令限而不及孝明初澄奏曰竊聞雲構鬱起澤及百司豈春望榮內外同慶至於賀陟不及守宰爾來十年寃訟不絕封回自鎮遠安州入為大尉長史元康自征虜常州入為高鄉二人迂受並在先詔應蒙之理備於斯矣兼州佐停私之徒部臣郡丞之例尚蒙天澤下降榮及當時參佐之來皆因府主令府不需佐官獨棄本賞未愚謂未允今計刺史守宰之官請准回康悉同旣限上允初旨百司之章下覆訟者元元之心詔曰自今以後內外之事嘗經先朝者不得重問澄奏曰臣聞堯懸諫諍之鼓置謗誹之木皆所以廣耳目於翦莠達四聰於天下伏惟大祖開塞化隆自遠累聖相承於九舜重光疊照濟隆必同與奪隨得道無常休息過如渴言重千金故稱無諱之

朝邁蹤三五高祖冲年纂歷文明協統變官易律未為違典及  
慈聖臨朝母儀寓縣爰發慈令垂心滯獄深枉者抑日月於九  
泉微屈者希曲照於天下今乃格以先朝限以一判斯誠奉導  
之本心實垂元元之至望在於謙挹有垂舊典謹尋抱枉求宜  
或至累朝毫釐之差正之宜速謬若千里駟馬弗追故礼有損  
益事有否可父有諍子君有諫臣琴瑟不調理宜改作是以大  
則起防州之論小則通鄉校之言言壅敗國矧伊陳屈而不抑  
以先朝見先屈非屈之或有司愛憎或執事濁僻空文致法以  
誤視聽如此寃塞弥在可哀與其濫申寧失不經乞收令旨还  
依前詔詔曰省奏深見毗讀之情三皇異軌五代殊風一時之  
制何必銓改必謂虛文謹旨理存可字者何容不來執可依往

制又前來尚書文簿諸曹須則出借時公車署以理究事重奏  
謂真案澄執奏以尚書改本時宜遠鎮改九所奏聞道通之盖  
以秘要之之北防具宣露寧有古制所重今友輕之內猶葉設  
外更寬外宜繕寫事意付公車詔從之又御史中尉東平王延  
奏請取景明元年已然內外考簿吏部尚書中兵勲案并諸殿  
最欲一案校竊陞資之人太后許之澄表曰臣聞五季之弊由  
於煩刑大德之與在於三約是以老聃云法令滋彰賊恣多有  
又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又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是故欲求  
治本莫若省事清心昔漢文斷獄四百幾致刑措省事所致也  
蕭曹為相載其清淨畫一之歌清心之本也今欲求之於本宜  
以省事為先使在位群官慕蕭曹之心以毗聖化如此則上下

相安遠迤相信百司不急事無愆失豈宜擾世教教深文烹小  
鱗以煩乎哉臣竊惟景明之初暨承平之末內外群官三經考  
課建延昌之始方知黜陟五品以上引之朝堂親決聖目六品  
以下例由勅判自世宗晏駕大宥三品所以蕩除故意與物更  
始革世之事方相窮覈以臣愚見謂為不可又是尚書取分樞  
細所憂昔魏明帝卒至尚書門陳矯統亂帝慙而返夫以萬乘  
之重非所宜行猶屈一言慙而迴駕群官百司而可相亂乎故  
陳平不知錢谷之數邴吉不問僵道之死當時以為達治歷代  
用又尋御史之體風聞是司至於冒勲妄考皆有處分若一處  
有風謚即應攝其一簿研檢虛實若羗外不同偽情自露然後  
繩以典刑人孰不伏豈有移一省之案取天下之簿尋兩紀之

事竊革世之无如此求過誰堪其罪斯實聖朝所以重慎也灵  
太后納之乃止  
孫紹為門下錄事與常景等共修律令選昌守紹表曰臣聞選  
國有計雖危必安施化能和雖寡必盛治華人理雖合必離作  
用失機雖成必敗此乃古今同然百王之法定也伏惟大魏應  
天明命兆啓無窮必世後仁祚隆七百今三號京門了無嚴防  
南北二中復闕固守長安鄴城股肱之寄穰城上黨腹革所憑  
四軍五校之軌領護分事之式兵徵諸粟之要舟車水陸之資  
山河要害之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赴救之方節用應用之法  
時宜修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体何得而忽居安之辰故應  
危惧矣且法開清濁不平申滯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

徒懷怨中正賣望於下理主按舞筆於上臺真偽混淆知而不  
糾得者不歆夫者倍怨死門齊身苟而涇渭奄殊類應同役而  
苦樂懸異士人居賤不以為榮兵士役苦心不忘亂故有執棄  
本生飄藏他土或詭名託養散在人間或亡命山藪漁獵為命  
或投仗強豪寄命衣食又應遷之戶逐樂諸州應留之徒避寒  
歸暖無暇人子弟隨逐浮遊南北東西卜居莫定閔禁不修任  
意取適如此之徒不可勝類瓜牙不復為用五工爭棄其業混  
一之計事實闕如考課之方責辦無日沅浪之徒決須精校今  
強敵窺時邊黎伺隙內民不平文成懷怨戰國之勢竊謂危矣  
必造禍源者北邊鎮戎人之也若夫一統之年特平用之者大  
道之計也亂離之期縱橫作之君權之勢也故道不可久須文

質以換情權不可常隨淹隆以收物文質應世道刑自安濟隆  
獲衰權勢亦濟然則王者計法之趣化物之規圖方務得其境  
人物不失其地又先宣帝時律令並議尋施行令獨不出十餘  
年矣臣以令之為林即帝王之身也分處百僚之儀安置九節  
經緯三才之倫包羅六卿之職措置風化之門作用賞罰之要  
乃是有為之樞機古法之大本也然修令之人亦皆博古依撰  
置大体可觀北之令前精粗有在但主倣之家大用古制若前  
依古高祖之法復須昇隆誰敢指意有是非哉以是爭故次廢  
不理然律令相須不可編用今律班令於是甚滯若令不班是  
無法臣不執事何依而行臣等修律非無勤止署下之日臣乃  
無名是謂農夫盡力他食其秋功名之所實懷于悒元暉孝明

初徵拜尚書左僕射詔攝吏部選上疏曰臣聞治人之本寔委  
守牧之官得其才則政平理物失其人則訟與怨結自非察訪  
善惡明加貶賞將何以黜被貪怠陟此清勤也竊以大使巡省  
必有廣迎送之費御史馳糾頗與威濫之刑且暫爾往還理不  
委悉縱有簡奉良未平當愚謂宜令三司八座侍中黃門各布  
耳目外訪州鎮特將令人守令能不若德教有方青白獨着宜  
以名聞即加褒陟若治績無効貪暴遠聞亦便牒登加退如此  
則不出庭戶坐知四方端委垂拱明賞審罰矣又表以御史之  
職鷹鷂是任必逞爪牙有所噬揀若選後生年少血氣方剛者  
恐其輕肆勁直傷物處廣愚謂宜簡官經事忠良平慎者為之  
詔付外依此施後詔暉與任城王澄京兆行王愉東平王康共

決門下大事暉又上書論正要其一曰御史之職務使得賢必  
得其人不拘階秩久於其事責其成功其二曰安人寧邊觀時  
而動頃來邊將亡遠大之畧貪萬一之功楚梁之好未聞而蠶  
婦之怨屢給斯乃庸人所為銳於姦利之所致也平吳之計自  
有良圖不在於一城一戍也又河北數州國之基本旣荒多年  
戶口流散豈於境上兵復徵發即如此日何易奉勤愚謂數年  
以來唯宜靜邊以息征役安人歡農惠此中夏請嚴勅邊將自  
今有賊戎求內附者不听輒遣授接皆須表聞違者雖有功請  
以違詔書論三日國之資儲唯籍河北旣饑積年戶口逃散生  
長訐詐困共隱藏出縮老小妄注死失收人租調割入於己人  
困於下官損於上自非更立權制善加檢括損耗之來方在未

已請求其議明宣條格帝納之

源子恭為尚書北主客郎中攝南主客事梁亡人許周自称給事黃門侍郎朝士翕然咸共信侍子恭奏曰徐州表投化人許團并其弟周苛寃其牒狀列亡以省衍黃門侍郎又稱周心存山水不好榮官屢冒讓辭貽彼赫怒遂被出為舂康群因尔歸國願畢志嵩嶺此加採訪略無明証尋其表狀又復莫落案牒推理實有所疑何者昔夷齊獨往周王不屈其志伯光辭祿漢帝實成其美斯實古先詰王必有不臣之人者也省衍雖復崎嶇江左竊號一隅至於處物未甚悖禮豈有士辭榮祿而苟不听之哉推察情理此則孟浪假肖衍昏狂不存雅道逼士出郡未為死急何宜輕去生養之士長辭父母之邦乎若言不好榮

官志願嵩嶺者初留之日即應杖策尋山負袂泝水乃廣尋知已遍造執事希榮之心已見逃官之志安在昔梁鴻去鄉終於吳會逢萌浮海遠客遼東並全志養性逍遙而已考之事實何其懸哉又其歷履清華名位高達計其家累應在不輕今者歸化何其派迴設使當時忿遽不得携將及其平家負產業應見簿劔尊卑口累亦當從法而周兄弟然嘗無感若無種里或可通如有不坐便應是衍故遣非同投化推寃二三貞偽難辨請下徐陽二州密訪必令獲實不盈數旬玉石可覩於是詔推訪周果以罪歸闕假職位如子恭所疑

蕭寶寅為尚書左僕射正光四年上表曰臣堯典有黜陟之文周書有考績之法雖其源難得而尋然條流抑不可知矣大較

在于官人用才審於所蒞練迹校名驗於虛實豈不以賢否得之餘論優劣於歷試者乎既聲竊於月旦品定於紙用効於名華事彰於台閣則實賞罰之途差有適准用捨之宜非無依據雖復勇進忘退之疇奔競於市里過分亡崔之請馳騫於名門猶且顧其声第慎其與奪品分定於下爵位懸於上不可妄叨故也今竊見考功之典所懷未喻敢竭無隱誠陳萬一何者竊惟文武之名在人之極地德行之稱為生之最首忠身之美立朝之蒼仁義之跡出處之端自非取惟九官任當四嶽授曰尔諧讓俞往將何以尅厭大名克茲令問自北以來稱官無高卑無貴賤皆飾辭假說用相褒奉涇渭同波薰猶共器求者不能量其多少與者不復覈其是非逐使冠履相貿名與實爽謂之

考功事同黜陟紛紛漫漫焉可勝言又在京之官積年一考其中或所事之主遷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名廢絕或百寮離索或同事彫零雖當時文簿記其殿最日夕月深散落都尽人有去留誰復掌其勤惰或停休積稔數千累年之後方求追訪迹立其考第无不苟相悅附共為唇齒飾垢掩疵妄加丹索趣令得陞而已無所顧惜賢達君子未免斯患中庸已降復夫何論官以求成身以請立上下相蒙莫斯為甚又勤恤人隱咸歸守令厥任非輕所責實重然及其考課悉以六載為程既而限滿代还復經六年而叙是則歲周一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朔望止於蹙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為限是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以

實勞劇任而迂貴之踞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昇陟之方甚易何内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是又聞之聖人大室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孟子亦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士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雖文質異時澆隆殊世莫不慎茲名器不以假人是以賞罰之柄常自持也至乃周之藹藹五叙無官漢之察察餘陶徒清豈不重骨肉私親愛誠以賞罰一差則無以懲勸至公整替則覬覦相欺故至慎至惜慤慤若此况乎親非肺腑才垂秀逸或充單介之使始談汗馬之勞或說與利之規終整十一之潤皆虛張無功妄指羸益坐獲數階之官籍成通顯於是巧詐萌生偽辨鋒出役萬虛以求榮開百方而逐利握樞秉鈞者亦知其若斯但抑之則流已注引之則有何紀極

夫琴在於心種更張求其適調去者而既不可追來者猶或宜改案周官大宰之職歲中則合官府各正所同受其會計聽其事致而詔於王三歲則大計群吏之始而誅賞之愚謂今可粗依其准見居官者每歲中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其覈才行能否審其實用而注其上下游辭宥說一無取為列上尚書覈其合否如有紕緣即正而罰之不得反復推誥委下容其進退既定其優劣善惡交分庸短下第黜凡以明法幹務忠清甄能以記賞摠而奏之經奏之後考功曹別書於黃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於令僕印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侍中黃門印署掌在尚書嚴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對共裁量如此則必存實錄薄止姦回其内外考格裁

非庸管乞求博議以為畫一若殊謀異策事闕廢與遐邇所  
談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匪拘常例至如搜流引比之  
訴冒崇求級之請如不限以關鍵肆其傍通則蔓草難除涓  
流遂積穢我彝章撓茲大典謂宜明加禁斷以全至治開反  
本之路杜澆弊之門如斯則吉士盈朝薪想載煥矣詔付外  
博議以為永式竟無所定時梁西豐侯正德來降寶寅表曰  
伏見揚州表蕭正德自云避禍遠投宸掖背父叛君駭議衆  
曰深心指趣厥情難測臣聞立身行道始於事親終於事君  
故君親盡之以常敬嚴父兼之以博愛斯人倫之至教先王  
之盛典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毀則藏姦常刑靡赦所以晉  
恭獲謗無所逃死衛伋受誣二子繼沒親命匪棄國孰無父

况今封豕尚存長蛇未滅偷生江表自安毒醜而正德居猶  
子之親竊道侯之貴父榮於國子爵於家履霜弗聞去就先  
結隔紀山淮溫清永盡定省長違報復何日以此為心心可  
知矣皇朝綿寒累業思均四海自北徂南要荒仰澤能言單  
化無思不服貢王帛於丘園剽忠孝以賞納葉藁樹于伊洛  
集華裔其如歸被髮鏤身之酋屈膝而請吏交趾文身之渠  
叩關而効質至如正德宜甄義以致貶者越棲會稽賴宰誣  
以獲立漢因彭城寔丁公而獲免吳項已平二臣即法豈不  
錄其情哉歆明責以示後况徵君忽父狼子野心既不親親  
安能親人中閤變詐或有万等伏惟陛下聖鏡自天欽光纂  
曆照德塞違以臨群后脫苞此凶醜寘之列位百官是象其

何誅焉臣釁結禍深痛纏肝髓日暮途遙復報無日豈區區  
於一豎哉但才雖庸近取名猷替愚衷寸抱敢不申陳伏願  
聖慈少垂察覽訪議槐棘論其是非使秋霜春露施之有在  
相鼠攸刺違死有歸無令申伋受矢於苟存會閔淪名於盛  
世正德既至京師朝廷待之尤薄歲餘還叛

張普惠為尚書右丞詔訪寃屈普惠上疏曰詩稱文王子孫  
本枝百世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皆所以明德睦親維城  
作翰漢祖封爵之誓曰使黃海如帶大山如礪國以永存爰  
及苗裔又申之以丹書之信重之以白馬之盟其以強大分  
王罪犯蹙邑者蓋有之矣未聞父基子構世載忠賢一死一  
削用為典者也故尚書令臣肇未能遠稽古義近究成旨以

初封之詔有親王二千戶始蕃一千戶二蕃五百戶三蕃三  
百戶謂是親踈世減之法又以開國五等有所減之言以為  
世減之趣遂立格奏奪稱是高祖本意仍被旨可羞謬之來  
亦已甚矣遂使動親懷屈幽顯同寃紛訟彌年莫之能息臣  
趣遠研先旨格穷其事世變減奪今古無據又尋詔書稱昔  
未可采今始列辭豈得混一周分遠近也故樂良樂安同蕃  
異封廣陽安封屬別戶等安定之嫡邑齊親王河間戚近更  
從蕃食是乃太和之恩旨初封之倫級勲親兼樹非世減之  
大驗者也博陵襲爵亦在大和之年時不世減以父賞全良  
足戶克本同之始封減從令式如此則減者減其所足之外  
足者足其所減之內減之者乃為所貢所食爾欲使諸王開

國弗專其民賦役之差貴賤有等蓋准擬周禮公侯伯子男  
貢稅之法王食其半公食三分之一侯伯四分之一子男五  
分之一是以親興得足克本清淵吏多減戶故始封承襲俱  
稱所減謂減之以貢食謂食之於國斯實高祖霽然之詔減  
實之理聖明自釋永之史帛猶有未盡時尚書臣瑋疑減是  
之參差旨又判之以開訓所減之旨可以不疑於世減矣而  
臣肇弗稽往事日五等有所減之格用為世減之法以王封  
有親疎之等謂是代削之條妄解成旨雷同世奪以此毒天  
下民其從乎故大傳任城文宣王臣澄樞弼累朝識洞今古  
為尚書之日殷勤執請孜孜於重議被旨不許於此遂停又  
律罪例減及先帝之總麻令給親恤止當世之有服律令相  
違威澤異品使七廟曾玄不治末恤嫡封則賦祿無窮枝庶  
則屬內貶絕儀形作孚億兆何觀夫一人吁嗟尚曰虧治今  
諸王五等各稱其寃七廟之孫並訟其初陳訴之案盈於省  
曹朝言巷議咸云其苦恐非先王所以建萬國親諸侯睦九  
族之義也臣猥忝今任於茲五年推尋旨格謂兼世減之理  
謂請近尊高祖減食之謀遠循百代像賢之誥退由九代進  
從九義則刑罰有倫封不虛黜斯乃文王所以克慎不敢侮  
於鰥寡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今旨訪寃滯愚以此為大者  
求尋光錫之詔并諸條所奪所請事事穿審諸王開國非犯  
罪奪去並求還復其昔嘗全食是戶克本減從今武者從前  
則力多於親懿令奪則減足之格不行愚謂祿力并應依所

之食而食之若是則力必蕃王粟帛仍本戶邑雖盈之減兩  
全既有全食足戶之異故不得同於新封之力爾親恤所褒  
請依律斷伏惟親親尊賢必以功立尊賢以司民其可不慎  
乎親親以睦族其可棄乎如脫象允以求日判為始其前來  
吏秩悉年久不追臣又聞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咸有一  
德殷湯所以革夏故能上令下從風動斯懼畏之如雷電敬  
之如神明是以天子加天下綏萬國者天之無不覆如地之  
無不載迂都之構廢方子來汎澤所沾降及倍皂寧有岳牧  
二石縣令承尉治中別駕及諸軍幢受命於朝廷而可不豫  
乎此之班駁雲而之不平謂是當時有司出納之未允何以  
明之仰尋世宗詔書百官普進一級中有朝臣刺史登時褒

授內外貴賤莫不同澤又覆奏稱變及倍皂明無不逮自後  
人率其心紛紜盈庭誤惑視听限以汎前更為年斷六年三  
年之考以意折之汎前汎後之歲隔而絕之遂使如綸之旨  
頓於一朝汎前六年上第者全不得汎三年上第者蒙半階  
而已汎前汎後合考者隔絕而不得無考者無折而全汎前  
汎後有考無考並蒙汎與不準違勲舊彌屈差若毫釐謬以  
千里其此之謂乎易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與  
言之不從無以抑之遂奏奪牧守外祿全不與汎散官改為  
四年之考汎前者八年階政令不一冤訟惟甚與而復奪其  
本在茲致使遽駕擊鼓者無理以加其罪誹謗所由生公聽  
者無辭以抑其言導啓所由起琴瑟不調弛而更張善國之

本也其可棄乎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堯典曰克明俊德  
呂刑曰何擇非人周家官弗必備惟其人咎繇曰無曠廢官  
天工人其代之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又曰雨我公田遂  
及我私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此則官必擇人沈則宜  
溥請遠尊正始元旨近淮聖明二沈內外百官悉同一階不  
以沈前折考不以散任增年則同雲共樹四海均洽如渭未  
可宜以摧理折之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春  
秋傳曰擇人如此則乃可無沈不可無曰一考守宰之沈既  
以追奪則百官之沈不應同霑溥澤復誰敢怨夫三載之考  
興於大和再周之陟通於景明閑劇祿力自有加減倍臣以  
事省降而考則三年朝官既祿等平曹更四周乃陟考祿參

差各稱其枉旦一曰于役征戍苦於煩任終年專使決斷重  
於倍臣常上若通於三載之考無沈隔折則各盈其分亦足  
以近塞群口遠綏四方曰朕永賢猶有所失况不遵擇人之  
訓唯以停久而進乎自今已後考黜頤以三宅卑心選進頤  
以三俊居德書曰夆能其官惟爾之能稱非其人惟爾弗任  
斯同道所以佑辟康民敢不敬守臣忝官樞副毗察寃訟寤  
寐惟省謂宜追正愚固所陳萬無可採

辛雄考昌末為尚書右丞上疏曰帝王之道莫於安民安民  
之本莫加於禮律禮律既設擇賢而行之天下雍熙無非任  
賢之功也故虞舜之盛穆穆標美文王受命濟濟以康高祖  
孝文皇帝天縱大聖開復興謨選三代之異禮採三漢之典

法端拱而四方安刑措而兆民治世宗重光繼軌毋念聿修  
官人有道萬里清謐陛下勤勞日昃躬親庶政求瘼恤民無  
時蹙憇而黔首紛然兵車不息以臣愚見可得而言自神龜  
末專以停年為選士無善惡歲久先叙職無劇易名到授官  
執案之吏以差次日月為功能銓衡之人以簡老舊為平直  
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筭以共治之重託碩鼠以百里  
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禁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  
不均發調遠謬糞歛盈門因執滿道二聖明詔寢而不遵畫  
一之法懸而不用自北夷夏之民相將為亂豈有餘憾哉蓋  
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當今天下黔黎久經  
寇賊父死兄亡子弟淪陷流離艱危十室而九白骨不收孤

茆靡恤財殫力盡無以卒歲宜及此時早加慰撫蓋助陛下  
治天下者惟在守令最須簡置以康國道但郡縣選奉由來  
頗輕貴游雋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請上等郡縣  
為第一清中等為二清下等為第三第清選補之法如尽才  
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音無銓革三載黜陟  
有稱者補在京名官加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為內職則  
人思自勉上下同心枉屈可伸強暴自息刑政日平民俗奉  
化矣復何優於不治何恤於逆徒也竊見今之守令清慎奉  
治則政平訟理有非其才則綱維荒穢伏願陛下整飭天心  
拔其利害則臣言可驗不待終朝昔杜畿寬惠河東無警蘇  
則分糧金城剋復略觀古今風俗迂訛罔不任賢以相化華

朝任夕治功可立待若遵常習故不明選典歆以靜民便恐  
無日晝奏不行

新刊監本用府元龜卷第四百七十二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四百七十三

臺省部一十七

奏議第四

北齊高隆之初仕魏為尚書右僕射自孝明孝昌之後天下多  
難刺史大守皆為當部督雖無兵事皆立佐僚所在頗為煩擾  
隆之表請自非實在邊要見有兵馬者悉皆斷之又朝貴多假  
常侍以取貂蟬之飾隆之自表解侍中并陳諸假侍中服者請  
亦罷之詔皆如表自軍國多事冒名竊官者不可勝數隆之奏  
請檢括向五万余人而群小誼蹶之惧而止

王絃後主時為散騎常侍武平五年陳人寇淮南詔令群官共  
議禦捍封疆輔相請去討擊絃曰官軍頻經失利人情騷動若

復與兵極武出頓江淮恐北狄惡寇乘我之弊傾國而來則世  
事去矣若是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征之  
以仁義鼓之以道德天下皆當肅請豈真偽陳而已錄尚書事  
高郵朮謂衆人從武王衛者南席皆同焉

後周蘇綽為度故尚書大祖方欲革易時政務弘強國富民之  
道故綽得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弁置屯田以資  
軍國又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先治心曰凡今之方伯守  
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貴並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世  
帝王每稱共治天下者唯良宰守耳明知百餘卿尹雖有各所  
司然治民之本莫若宰守之最重也凡治民之體當先治心心  
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

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謬亂則一身不能自理安  
能治民也是以治民之本在清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  
貨財之謂也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淨心和志淨則邪僻之  
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以臨  
其民則彼下民孰不從化是以稱治民之本先在治心其次又  
在治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鈞也表不正不可  
來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  
猶曲表而求影直也君行不能自脩而欲百姓修行者是猶無  
的而責射中也故為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  
躬行孝弟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斷之  
以無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訓其民是以其人畏而愛之

則而象之不侍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其二敦教化曰天地之性惟人為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于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姓無常定隨化而遷化于敦朴者則質直化于澆偽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淳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與淳和則天下自治治亂與忘無不皆由所化也世道凋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歲民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惟刑罰是用始爾大難未平加以師旅因之以飢饉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改此年稍登稔穰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修矣凡諸牧守令長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矣夫化者貴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亶亶日迁于善邪偽之心嗜慈

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教之孝弟使民慈愛教之人順使民和睦教之以禮義使民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于人敬讓則不競于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風易俗者還淳反素垂拱而天下治以至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謂要道也其三盡地利地曰人生天地之間以衣食為命食不足則飢衣不足則寒飢寒均體而欲使民興行禮義者即此猶逆坂走丸執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王知其若此故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之所足者在于地盡地利所以盡者由于勸課有方主之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民者實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得尽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勅部民無問少長但能

操持農器者皆由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  
苗須理麥秋在野蚕停于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並功若  
楊湯救火寇盜之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廢其業蚕婦得就其功  
若有遊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勸農業者則正長牒名  
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民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  
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者農之要也若失  
其一時則谷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  
受其飢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其于此三時不務  
省事而令民廢農是則絕人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戶及無  
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際及陰雨之暇又當  
教民種桑直果藝其菜蔬修其園圃畜育鷄豚以備生生之  
資以共養老之具夫為政不欲過碎碎則民煩勸課亦不容大  
簡簡則民怠善為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  
剛不柔布政優優則百祿是求如不能介則必陷于形辟矣其  
四推賢良曰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必立君以治之人君不能  
自治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至帝王下及都國置臣得賢則治失  
賢作亂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今則刺史守令悉有僚  
史皆佐治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于天朝其朝吏以下並牧守  
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吏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未曹小吏唯  
試刀筆者並不問志行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  
瞽刀筆者乃身命之未材不廢性行之澆偽若門資之中而得  
賢良策騏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則是土牛木

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則是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為人室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偽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穰掾之用也今之選奔者當不限資儀惟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廝養而為卿相伊尹傅悅是也而况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足雖帝王之裔不能守百里之封况於公卿之胃乎由此而言官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為其可以治民若材藝而以正直為本者必以其為材而為治也若有材藝而以奸偽為本者將由其官而為亂也何治之得乎是故將求藝必先擇志行善者則奔之其志行不善者則去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奔此乃未之思也非適理之論所以然者古人有言明主聿與不降佐于

昊天大人甚命不擢才干后士常引一世之人治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用之不得其所任之不尽其才故云無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万人之英曰俊今之智效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俊之士也但能勸而審察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聚而用之則民無多少皆足治矣詭云無賢失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類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駕驥然後始分彼賢士也未用混于凡器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望呂之屠鈞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

田府元龜  
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竒士也于是後世稱之不  
容干口彼環帶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于凡  
品况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  
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  
以至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也若識此理則賢可求  
士可擇得賢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則天下之治何向而不可成  
乎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克善人易克則事  
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有得失古語  
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民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民濁清濁之  
由在于官之煩省案今員吏其數不少昔民殷事廣尚能克  
濟况今戶口減耗依負而置猶以為少如聞在下州郡尚有兼

假擾乱細民甚為無理諸如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  
郡之官且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擇審各得一  
卿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治民之甚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  
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者審而得之任而試之考而察之  
起于居家至于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盡矣賢與不  
肖別矣率此來則庶無愆悔矣其五恤獄訟曰人受陰陽之氣  
以生有情有性性則有善情則為惡善惡既分而賞罰得中則  
惡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民無所措手是則惡叛  
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懼者欲使治獄之官精心悉意  
推究事源先之以五聽察之以證妙覩情求狀窮監隱伏使奸  
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加刑輕重皆當赦過矜愚得情勿

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遠明大教使獲得者如歸此則善之上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識雅理永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分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尽平當聽察之理必究所見然後拷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以仁恕而肆其殘暴同民木石專任捶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弱者乃無罪而被罰有如此者斯則下矣非共治所寄今寄守當勤于中科而慕其上善如下條則刑所不赦又當深思遠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刑曰與殺無辜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寧濫拾有罪不謬害善人也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寧致善人于法不免有罪干刑所以然者非皆好

殺之人也但云為利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將恐徃徃而有是以自古以來設五聽三宥之法著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民之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尚違時令而虧帝道况刑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傷天地犯和氣也天心傷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萬物阜安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為之傾覆正謂此也凡百寄守可無慎乎若有深奸臣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為背道者殺一例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識此二途則政則盡矣其六均賦役曰聖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王必以聚人財仁以位

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三五以來皆有征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寇逆未平國用軍資雖朱皇減減省以恤民瘼然而宜令平均使下無愧夫平均者不捨豪強而止平弱不縱奸巧而用愚拙比之謂均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功不易紡績起于有漸非旬日之間易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營理緝鄉先事織紵庠土早修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民無困其如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為已過捶朴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自從之貴買無者奉之具息輸稅之民于是弊矣租稅之時雖有定式至于醞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于正長而繫之于守令若醞酌得所則政和而民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姦而民恐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富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強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內懷如此不存恤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太祖常重之諸座左右又令百百司習詞誦之其收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

抑或為司武中士平齊之後帝大賞從官留京者不預或上表曰今平告始信賞宜明酬勲報勞務先有本屠城破邑出自聖規斬將搴旗必由神略若負戈擐甲征將勛勞至于鎮撫國家宿衛為重俱稟成筭非專已能留從事同功勞頃寺皇太子以下實有守廟之功昔蕭何留守茅土先于平陽穆之居中沒後猶蒙優策不勝管見奉表以聞于是留守並加

隋陽尚祖開皇初為河南道行台兵部尚書見天下州郡過多

上表曰自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魏及晉邦邑屢改竊見今都縣倍多于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十二郡分領官寮以衆資費日多吏卒入部租調歲減清幹才良百分無一動須數方如何可覓所謂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琴有更張之義琴無膠柱之理今存要去閑併小為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卒則易得賢才敢陳管見伏聽裁處帝覽而嘉之于是遂罷天下諸郡

李鐸為治書侍御史諤見禮教彫弊公卿薨亡其愛妾侍俾子孫輒嫁賣之遂成風俗諤上書曰臣聞追遠慎終民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為孝如聞朝臣之內有父祖亡沒日月未父子孫無賴便分其妓妾賣嫁取財有一于茲實損風化妾雖微賤新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褫纓絰強傳鉛華泣辭靈祝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况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文舊情若兄弟及其亡沒查同行路朝聞其死夕規其妾方便求素以得為限無廉恥之心弃友朋之義且居家理治司移于官既不正私何能贊務帝覽而加之五品已下妻妾不得改醮始于此也諤又屬文以之家體尚輕重進相歸効流宕反忘于是上書曰臣聞古先哲人之化民也必變其嗜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倬仁之路五教六行為訓民之本詩禮書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于此其上有書獻賦制誅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勲証理苟非徵勸又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

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藝下之後上  
有同影響競競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弥甚貴殘賢愚  
唯務吟咏遂復遺禮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運之奇爭一字之巧  
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 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  
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援上之情愈篤于是閭里  
童昏孔遊總非未竊六甲先製五言至始義皇舜禹之典伊傳  
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撒延為清虛以緣情為勲績  
指儒表為古拙用辭賦為君子故文章日繁其政日亂良由弃  
大聖之軌摸構無用以為世也損本逐末流遍華壤遽相師祖  
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輕浮道正華靡自非懷  
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領播紳參廁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  
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表華艷  
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賁素弃絕華  
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于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弊風選  
吏奉人未遵典則至于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  
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則輕薄之篇  
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克吏賤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  
風教猶狹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取當糾察若聞風即劾  
恐網者多請勒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台諤又以當  
官者好自矜伐上奏曰臣聞舜戒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  
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言偃又云事君數斯辱矣朋  
友數斯疏矣皆先哲之格言後王之軌轍也然則人臣之道陳

力濟時蚤勤比大禹功如師望亦不得後自矜伐上要都父况復功無足紀勤不補過而敢自陳勲績輕于聽覽世之喪道極于周伐下無廉耻上使之然思人惟信其口取士不覩其行矜矜自大便以翰濟蒙擢兼恭靜退多以适默見遺是以通表陳耻之色強干橫請唯以乾沒能自隨受命此風頓改耕夫敗婦無不革心况乃大臣仍遵弊俗如聞刺史入京朝覲乃有自陳勾檢之功諠訴堦墀之側言辞不遜高自称吝上黷冕旒特為英恕凡如此輩具狀送台明加罪黜以懲風軌帝以諤前後所奏頒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風深革其弊

戶思道為散騎侍郎兼內使侍郎事干時議置六卿將除大理思道上曰奏省有駕部寺留大僕省有刑部寺出大理斯則重蓄產而賤刑名誠為未可又陳殿庭非技罰之所朝臣犯咎罪以贖命帝悉嘉納之

王邵為員外散騎侍郎邵以古有鑽燧改火之义近代廢絕于是上表請變曰臣謹案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時火不數變時疾必具聖人作法豈徒然也在晉時以洛陽火度江者而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清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輛令温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麻菱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旧火理應有異伏望遠遵先聖于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縱使百姓習久未能頓全尚食內厨不可不依古法帝從之

李德林為內史今聞皇中蘓威奏致五百家鄉正即令理民間  
辭訟德林議以為本廢鄉判官事為其里閭親識判斷不平令  
卿正專治五百家恐害更甚且今時吏部揔選人物天下不過  
數百縣于六七百万戶內銓簡數百縣令猶不稱才廼欲于一  
鄉之內選一能治五百家者必恐难得又即是要荒小縣有不  
至有五百家者復不可兩縣共管一鄉勅令內外群官就東宮  
會議自皇太子以下多從德林議

蘇孝慈為工部尚書時京官及州並給公解錢迴易生利以給  
公用至開皇十四年六月孝慈以為所在官司因循往昔皆以  
公解物出奉具生惟利是求煩擾百姓敗風損信莫斯之甚于  
是奏皆給地以營農迴易取利一皆禁止

唐許敬宗太宗貞觀十九年為中書侍郎時庶人承乾廢黜宮  
僚多被除削久未敢叙敬宗上表曰臣聞慎先王慎罰務在于  
恤刑徃哲寬仁义在于宥過聖人之道莫尚于茲幻見廢官五品  
以上除名弃斥頗歷歲時但庶人疇昔之年身處不疑之地苞  
藏悖逆陰結宰臣所預奸謀多連貴戚禍生慮表非可防萌宮  
內官僚迥見関預今乃投鼠及器孰為無冤焚山毀玉稍同廷  
怒伏尋先典例有可原昔吳國陪臣則爰絲不聯于刘濞昌邑  
中慰則王吉免緣于海昏譬樂布乃策名于彭越而比乎田叔  
亦委質于張傲主以凶逆陷誅夷臣以賢良荷收擢歷觀徃代  
此類尤多近者有随又遵斯义楊勇之廢罪止加于佞人李綱  
之徒皆不預于刑網古今載其折衷史籍稱為美談而今張玄

素令孤德蔡趙弘智裴宣杙肖鈞等並砥節勵操有雅望于當朝經明行修播令名于天下或以直名而遭箠朴或以忤意而見債嫌一槩雷同並罹天憲恐于王道傷在未弘由是玄素等得叙用

褚遂良高宗時為吏部尚書時永徽三年詔追祿前代忠鯁子孫周相州聰管尉遲迥曾孫聞文礼訴言迥忠于周室為隨所誅遣議之太常卿江夏王道宗等議咸以迥死節于周宜有甄祿遂良進曰竊覩吏籍咸以救君難則為忠不救則為逆春秋趙穿殺晉靈公趙盾為正卿不討賊大史書曰趙盾殺其君由此言之尉遲迥受周重寄既聞隋文作相稱兵鄴下南通於臣北連突厥頓兵六十余日不赴國難免其罪惡為幸已多若謂之忠臣所深惑群議遂寢殿中侍御史張敬一奏曰臣聞堯舜謬謬以昌桀紂黜黜以亡臣竊以尉遲迥忠于周室身死國難遂良不以為忠恐未為允請召史官集議帝竟不許之

劉祥道顯慶初為黃門侍郎知吏部選事祥道以銓綜之術猶有所闕乃上疏陳其得失其一曰今之選司取士傷多且濫每年入流數過一千四百是傷多也雜色入流不加銓簡是傷濫也經明行脩之士猶或罕有正人多取胥徒之流豈能皆有德行即知共登務者善人少而惡人多有國已來已四十載尚未刑措豈不由此乎但服膺先王之道者奏第然始赴選趨走凡案之間者不揀便祿秩稽古之業雖尚雜知斗筭之材何期易進其雜色應入流人望令曹司試判訖揀為四等第

一付吏部第二等付兵部次付主爵次付司勳其行置等私犯  
公坐者雖經赦降亦量配三司不經降者放还本貫異入流不  
濫官無冗雜且今胥徒之輩漸加勸勉其二曰古之選者為官  
擇人不聞取人多而官員有數入流無限以有數共無限遂令  
九流繁聰人隨歲積今内外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而一  
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員畧舉大數當一万四千人壯室而仕耳  
順而退取其中數不過支三十年便得一万五千足所須之數  
况三十之年之外在官者猶多此便有餘不慮其少今年入常  
流者遂便逾一千四百計應數外常餘兩倍又常選放还者仍  
停六七十人更復年別新加實非處置之法其三曰儒為教化  
之本舉者之宗儒教不興風俗將替今庠序遍于四海儒生溢

于三學勸誘之方理實為備而獎進之道士或未周但永徽以  
來于今八載在官者以善政粗聞論事者以一言可採莫不光  
被綸旨超昇不次而儒生未聞息及豈為獎進之道其四曰國  
家富有四海已四十年百姓官寮未聞有秀才之舉豈今人之  
不如昔人將獎賢之道未至寧可方称多士豈得遂闕斯人望  
六品已下爰及山谷特降論言更審搜訪仍量為條例稍加優  
獎不然赫赫之辰斯舉遂絕一代盛事為朝廷惜之其五曰唐  
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兩漢用人亦久居其職所以因命官有  
倉更之姓魏晉已來事無可絕今之在四考即迁官人知將秩  
滿必懷去就之官臨苟且之輩責以移風易俗其可得乎望更  
四方考就任加陞至八考滿然後聽選还淳反朴雖未敢期送

故迎新實減勞弊其六曰尚書省二十四司及門下中書都事  
主事主書等比來選士皆取旧任流外有刀筆之人縱欲參用  
士流以儔類為耻前後相承遂為故事但掖省崇峻王言秘密  
尚書政本人物攸歸而多用胥徒恐未盡銓衡之理望有釐革  
稍清其選明年中書令杜正倫亦言入流人多為政之弊帝遣  
祥道與正倫祥諶其事時宰相已下憚於改作事竟不行

魏玄同上元中為吏部侍郎玄同以既委選舉恐未盡得人之  
術上疏曰臣聞制器者必擇匠以揀材為國者必求賢以蒞官  
匠不良無以成其功官非賢無以致于理君者所以收人也官  
者所以佐君也君不養人失君道矣臣不輔君失臣道矣任人  
者誠國家之基本百姓之安危也方今人不加富盜賊不棄獄

訟未清禮義猶闕者由官不得其才官不得其才者取人之道  
未盡也臣又聞傳說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  
常君人有定主自求名佐各選賢臣其大臣乃命于王朝耳然  
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氏因之有公有卿諸得自置吏四百石  
已下其傳相大官則為置之州郡掾吏督郵從事而悉任之于  
牧守爰自魏晉始歸吏部遞相祖襲以迄于今用刀筆以用才  
按簿書而察行法令之弊其來自矣蓋君子重因循而憚改作  
有不得已者亦當運獨見之明定卓然之議如今選司所行者  
非上皇之令典近代之推道所宜遷革實為至要何以言之夫  
丈尺之量所及者蓋短鍾庹之器所積者寧多非其所及為能  
度之非其所受為能容之况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可委之數

人之手乎假使平如權衡明知水鑑力有所及照有所窮銓綜  
既紊所失斯廣又以此居此任時有非人豈真魏彼清通昧于  
甄察亦將竭其庸妄探彼茅絲情故既行向所不至賦私一啓  
以反万端至乃為已謀安為人擇利故親疎而下筆者勢要而  
措情悠悠風塵此焉奔競擾擾遊官同乎市井加以厚貌深衷  
險如谿壑擇言觀行猶俱不同今使百行九能折之于一面具  
僚廢品專斷于一司不亦難矣且魏人應運所據者蓋三分晉  
氏播遷所臨者非一統建乎齊宋以及周隨戰爭之日多安泰  
之時少瓜分瓦裂各在一方隋氏平陳十餘年耳接以灾傷繼  
以飢饉既德業之不遠或時事所未違非謂是今而非古也武  
德貞觀與今亦異違運之初庶事草創豈惟日不假給亦乃人

物至希天祚大聖享國永年比屋可封異人間出咸以為有道  
耻賤得時無忌諸色入流歲已十計群司升位無復新加官有  
常員人無定限選集之始霧集雲屯擢叙于終十不收一淄澠  
雜混玉石難分用捨去留得失相生撫即事之為弊知及後之  
滋甚夫夏殷以前制度皆闕周監二代煥乎可觀豈諸侯之臣  
不皆命于天子王朝庶官亦不專于一職故周王穆以伯冏為  
大僕正命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唯吉士此  
則令其自擇下吏之文也大僕中止大夫耳以僚屬委之則言  
九卿亦必然矣周礼大宰内史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與  
興賢詔事當是分任于群司而統之以教職各自求其小者而  
王命其大者焉夫委任責成君之體也所要者衆所用者精故

能得濟、多士苑、樸棧裴子野有言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尚矣居家視其考友鄉黨服其誠信出入現其志意憂難取其智謀煩之以事以現其能臨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禮始于李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之王庭其在漢家尚猶然矣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為五府舉其掾屬而昇于朝三公叅得除置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關者衆一賢之集其課也詳故能官得其人鮮有敗事魏晉反是所失私多子野所論蓋區區之宋朝耳猶謂不勝其弊而况于當今乎又從政為官不可以無李故書曰李古入官議事以制傳曰我聞李以逆政不聞以政入李今貴戚子弟例早求官或髫髻之年已要銀艾童非之歲已襲朱紫弘文崇賢之生千牛輦脚之類課試既淺藝能復薄而門閥有表資望自高大象賢繼父古之道也所謂胄子必裁諸李修六禮以節其性明士教以興其德齊八政以防其淫尚賢以崇德簡不肖以黜惡少則受業長而出任並由德進必以才昇然可以利用賓王移家事國少仕則廢李輕試則無才于此一流良足惜也又勲官三衛流外之徒不徒州縣之李直取之于書判恐非先德行而後言才之義也臣又以為國之用人有似人之用財貧者厭糟糠思短褐富者餘梁肉衣輕裘然則當衰弊乏賢之時則可磨瑩朽鈍而乘馭之在大平多士之日亦且妙選髦俊而任使之詩云翹翹者方用財理亦當選人幸多尤宜簡擇臣竊見制書每令三品五品薦士下至九品亦令舉人比朝廷異席旁求之意也但以褒貶未甚明得失無大隔故

一人上不憂黜責下不盡披揚苟以應命莫慎所具舉唯賢知  
賢聖人篤論尹尹既舉不仁咸遠復惠陞秩雖同人才異等身  
且濫集鑒豈知人今欲務得實才兼宜擇其舉主流清自源潔  
影端由表正漢書云張耳陳餘之賓客廝役皆天下俊傑彼之  
叢尔猶能若斯况以神皇之聖明國家之德業而不建久長之  
策為無窮之基盡得賢取士之術而但願望魏晉之遺風留意  
周隋之末事臣竊惑之伏願稍迴聖慮時采芻言畧因周漢之  
規以分吏部之選即望所用精詳鮮于差失疏奏不納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四百七十三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四百七十四

臺省部

一十八

奏議第五

唐李嶠則天朝為鳳閣舍人時初置右御史臺巡按天下嶠上  
疏陳其得失曰陛下創置右臺分巡天下察吏人善惡覘風俗  
得失斯政途之綱紀禮法之準繩無以加也然猶有未折衷者  
臣請試論之夫禁約尚踈法令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踈  
則所羅廣而無賢碎竊見垂拱二年諸道巡察使所奏科目凡  
有四十四件至於別準勅令察訪者又有三十餘條而巡察使  
率是三月已後出都十一月絡奏事時限迫促簿書填委晝夜  
奔逐以越限期而每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二十餘人少者一千

以下皆須品量材行褒貶得失欲令典盡行能則皆不暇此非敢墮於職而慢於官也實才有限而力不及耳臣望量其功程典其節制使器用力濟於時然後進退可以責成得失可以精覈矣又曰今之所察但準漢之六條推而廣之則無不苞矣無為多張科目空費簿書且朝廷萬機非無事也機事之動在於在於四方是故冠蓋相望都駟繼踵今巡使既出其外州之事悉當委之則傳駟大減矣然則御史之職故不可得閑自非分州統理無由濟其繁務請大小相兼率十州置御史一人以週年為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姦訛覘採風俗然後可求其實效課其成功若此法果行必大裨政化且御史出持霜簡入奏天闕其於屬已自修奉職存憲比於他吏可相百也若其按劾姦邪糾擿欺隱比於他吏可相十也陛下試用臣言妙擇賢能委之心脅假溫言以樹之陳賞罰以動之則莫不盡力而效死矣何政事之不理何禁令之不行何妖孽之敢興則天善之乃下制分天下為二十道簡擇堪為者會有沮議者事竟不行

薛謙光為補闕天授三年正月上疏曰臣聞國以得賢為寶臣以舉事為忠是以子皮之讓國僑鮑叔之推管仲燕昭委兵於樂毅符堅託政於王猛及子產受國人之謗夷吾貪共賈之財昭王錫輅馬以止讒永固戮樊世以除謗處猜嫌而益信行間毀而不疑此由識之真而察之深也至若宰我見遇於宣尼逢萌被知於文叔韓信無聞於項氏毛遂不齒於平原此失士之

田原元龜  
故也是以今主愛不肖之士則政乖得賢良之佐則時泰故堯  
資八元而庶績其理周任十乱而天下和平由是言之則知士  
不可不察而官不可妄授也何者比來舉薦多不以才假譽馳  
聲又迹相推獎希潤身之小計妄臣子之大敵非所以報國求  
賢副陛下翹翹之望者也臣竊窺古之取士實異於今先覲名  
行之源考其鄉邑之奢崇禮讓以勵古顯節義以標信以敦朴  
為先最以彫蟲為後科故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仕  
者必修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衆議以定其高下郡  
將難誣於曲直故計貢之賢愚必即州將之榮辱穢行之彰露  
亦鄉人之原顏是以李陵降而隴西慙干木隱而西河美故名  
勝於利則小人之道銷利勝於名則貪暴之風扇是知化俗之

本損輕浮為先也昔龔缺以蹈禮升朝則晉人知禮文翁以儒  
林獎俗則蜀士崇儒燕昭好馬則良馬來庭葉公好龍則真龍  
入室由是言之未有上之所好而下不從其化者也自云國之  
委雖雜縱橫而漢代求財猶徵百行是以禮義之士毓德自修  
里閭推高然後府寺所辟魏氏取人尤愛於達晉宋之後祇重  
門資獎為人求官之風乖授職惟賢之義有梁薦士雅愛屬詞  
陳氏簡賢特珍賦詠故其俗以詩酒為重不以修身為務建至  
隋室餘風尚在開皇李諤論之於文帝曰魏之三祖更好文詞  
忽君人之大道好彫蟲之小藝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  
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高朝廷以茲擢士故文筆日  
煩其政日亂帝納李諤之策由是下制禁斷文筆浮詞其年泗

州刺史司馬幼之表不典是得罪於是風俗改創政化大行煬  
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於是後王之徒復相倣效因  
陋就寡速邀時緝綴小文名之策舉不以實指為本而以浮虛  
為貴有唐纂歷雖漸革於前而陛下君臨思察才於共理樹本  
崇化唯在旌賢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義決小人之筆行修無  
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制纒出試  
遣搜馭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內上啓陳詩唯希咳唾之  
澤從頂至足異荷提携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為自求  
之稱未是人知之詞察其行而度其材則人品於茲見矣徇已  
之私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任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是知府舍  
雖高異叔度勤勤之讓黃門已貴無秦嘉耿耿之辭縱不能挹  
已推賢亦不肯待於三命豈與夫白駒皎皎不雜風塵束帛箋  
箋榮高物表校量其廣狹也是以耿介之士堅自拔而致其辭  
而循常之人捨其疎而取其附故選司補授喧然於理闡州貢  
賓王諍訟於鎖闥謗議紛合浸以成風夫競榮者必有競利之  
心謙遜者亦無貪賄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在於中今理由  
習俗若重謹原之士則懷祿者必崇德以修名開趨競之源則  
邀事者皆戚施而附會附會則百姓罹其弊修名則兆庶蒙其  
福故風化之漸靡不由茲今訪鄉閭之談唯祗歸於理正從使  
名跡禮則罪枉刑章或冒籍以偷資或邀勳而竊級假其不義  
之賂即是無犯鄉閭豈得比郭有道之詮量等容望重裴亮民  
之賞拔夏少名高語其優省也抵如才應經邦之流唯令策

武能制敵之例只驗變孤若其文擅清寄便充甲第藻思微減  
旋即告歸以自牧人恐垂事實何者樂廣假筆於潘岳靈運詞  
高於穆之平津文劣於長卿子建筆麗於荀彧若以射策為最  
則潘謝曹馬必居孫樂之右若使協贊機猷則安人靈運亦無  
裨附之益由此言之不可一槩而取也至如武藝則趙雲雖勇  
諸葛之指搗周勃雖雄乏陳平之計畧若使樊噲居蕭何之任  
必失指蹤之機使蕭何入戲下之軍亦無免之効故關將長而  
於長鋒謀將審於料事是以文泉聚米知隗囂之可圖陳湯屈  
指識烏孫之自解八難之謀設高祖退慙於麴生九拒之計窮  
公輸息心於伐木謀將不長於子長良將寧資於射策豈於  
夫元長自廣表飾詞鋒曹植題章虛飛麗藻校量其不可也伏

望陛下降明制頒峻科千里一賢尚不為少僥倖冒進須立隄  
防斷虛浮之飾詞收實用之良策不取無稽之說必求忠告之  
言文則試以效官武則令其守禦始既察言觀行終亦循名責  
實自然僥倖濫吹之位無所藏其妄庸故晏嬰云舉之以語考  
之以事寡其言而多其行拙於文而工於事此取人得賢之道  
也其有武藝絕倫文鋒挺秀有効技之偏用無經國之大才為  
國鋒之爪牙作詞賦之標準自可試凌雲之策練穿札之工承  
上命而賦甘泉稟中軍而令赴敵既有隨才之任必無負乘之  
憂臣謹按吳起臨戰左右進劔吳子曰夫提鼓揮桴臨難決疑  
此將士也一劔之任非將士也謹按諸葛亮臨戎不親戎服領  
蜀兵於渭南宣王持勁卒不敢當此豈弓矢之用也謹按

楊德意誦長卿之文武帝曰恨不得於此人同侍及相如至終文園令不以公卿之位處之者蓋此非其所任故也謹按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楊雄之坐田儀責其冒薦成子之居魏相酬於薦賢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銷自然朝廷無爭祿之人選司有讓撝之士仍請寬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堪用者令試守以觀能否叅驗行事以別是非不寬免王丹之官得人加翟黃之賞自然見賢不隱食祿不專則荀彧進鍾繇郭嘉劉陶薦李膺朱穆勢不云遠有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有監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才行君子之道長矣

盧祭中宗時為給事神龍二年冬十月初有制皇太子在藩州日食封物每年便納東宮祭奏曰伏以皇太子處繼明重難當主鬯之尊歲時服用自可百司供擬又據周官諸司應用財器歲終則會唯王及太子不會此則儲蓄之費咸與王同今與列國諸侯齊衡入封豈所謂憲章在昔垂法將來者也帝納其言而已

帝嗣立為兵部尚書景龍中上疏曰刺史縣令理人之道近年以來不存簡擇京官有犯及聲望下者方遣牧州吏部選人暮年無手筆者方擬縣令此風久扇上下同知將此理人何以致化今歲非豐稔戶口流亡國用空虛租調減削陛下不以此留念將何以理國乎臣望陛下明制其論前事使有司改換簡擇天下刺史縣令皆取才能有稱望克自今以後應有遷除諸

曹侍郎兩省兩台及五品已上清資望官先於刺史內取刺史無人然後餘官中求其御史員外郎等諸清要六品已上官先於縣令中取制中明言如是則人爭就刺史縣令矣得理天下矣百姓欣然豈非太平樂事哉

盧輔睿宗景云中為右補闕時有上言天下置督都府不便命郡公鄉士議定輔與太子右庶子李景伯等議曰牧伯之命非不古也洎漢襲秦罷僕置守制萬里以綏兆人令出王廷威行群國南海興利東海詳刑人以阜安其流多矣至漢武帝初置刺史秩六百石掌察墨綬以下其黃綬以上則不察焉所以全長史之威行不擾之政也至漢武帝改置州牧秩二千石遂以秩高自守而功業不著於是罷州牧又置刺史及東漢之時

復置州牧王綱不振浸以凌夷則事之污隆詳乎典策今天下諸州分隸都督專生殺之柄典刑賞之科若委非其人授受有失權柄既重疵疊或生又非強幹弱枝經邦軌物者也其親置都督事恐不便今巡察御史秩卑任重御史之流也委以時巡奸宄自禁伏請順考古道率由舊章法乾元之簡易守前王之令典俾夫化洽昇平務依貞觀制度矣其後傳焉

李揆肅宗時為中書舍人時京師多盜賊有通衢殺人寘溝中者李輔國方盜橫上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人以備徼巡揆上疏曰昔西漢以南北軍相統攝故周勃因軍以入北軍遂安劉氏皇朝置南北衙文武區分以相伺察今以羽林代金吾警夜忽有非常之變將何以制之遂罷羽林之請

李栖筠為工部侍郎代宗廣德二年三月癸丑奏京畿諸縣曰  
梁下王公等觀磳磴凡七十餘所有妨農利並請毀廢計收田  
租二百萬言入帝甚善之為權臣不便寢之

沈既濟為左捨遺史館修撰德宗建中二年五月二日勅宜令  
中書門下兩省分署待制官三十員仍於見任前資及同正兼試  
九品已上官中簡擇文學理道法度優深者具名聞奏度支據  
品秩量給俸錢并本制收科供厨所須手刀什物廳宇等並計  
料處分既濟上疏論之曰伏以陛下今日之理患在官不患員  
少患在不問不患無人且中書門下兩省官自常侍諫議補闕  
捨遺總四十員及常參待制之官曰有兩人皆備顧問亦不  
少矣中有二十一員尚闕人未充他司闕職累部其數陛下若

田疇荒蕪詔諸道進耕牛時諸道觀察使各選揀耕牛時貢委  
京兆府勸課民戶勘責有地無牛百姓量其地着以牛均給之  
其田十畝以下人不在限高上疏論之聖慈所憂切在貧下有  
田不滿五十畝者尤是賢人請量三兩家共給牛一頭以濟農  
事疏奏從之

陸贄為翰林學士貞元四年贄曰學士私臣玄宗初待詔內庭  
至於應和賦文章而已詔詰所出本中書舍人之職而軍興之  
際促迫應務權令學士代之今朝野又寧合歸職分其命將相  
制詔請付中書行遺物議是之

韋貫之憲宗初為右補闕時杜佑為相子從郁為左補闕貫之  
崔群奏論尋降為右捨遺又論遺補雖品不同皆是諫官父為

宰相子為諫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論父改為秘書丞  
穆質為給事中元和三年九月奏諸州府鹽鉄使巡院應决私  
鹽使囚請州縣同監免有寃濫從之

李遜為給事中元和中以舊制隻日視事對群官遜奏論曰事  
君之義有犯無隱陳誠啓沃不必擇辰今君臣敷奏乃侯隻日  
是畢臣下睹天顏獻可否者能幾憲宗嘉之俄遷戶部侍郎

李渤穆宗時為諫議大夫理勦使長慶四年奏應進狀人論事  
大者請分析奏聞次者請申中書門下小者請各牒諸司諸司  
若處理不當復來投壓者即請具事由聞奏如壓人有欺誑責  
問得情狀請本罪之外更加一等又宝應元年六月勅如有告  
密人登時進狀分付金吾留身待進止今緣壓院無械繫之

謂見官非才不足與議則當選求能者以代其人若欲廣務聰  
明畢收淹滯則當擇其可者先補缺員則朝無曠官俸不徒費  
且夫置錢息利是有司權宜非陛下經理之法今官三十員皆  
給俸錢幹辦及厨料什器建造廳宇約計一月不減百萬以他  
司息利准之當以錢二十萬為之本方獲百萬之利若均本配  
人當復除二百戶反復計之所損滋甚當今閑輔大病皆為百  
司息錢傷人破產積於府縣實思改革以正本源又臣計天下  
財耗數之大者唯二事焉最多者兵資次多者官俸其餘雜費  
不當二事之一所以黎人重困軸杼猶空方斯緝熙必藉裁成  
減豈閑官復為冗食籍舊而置猶可省也若之何加烏疏表從  
之

崔縱為御史大夫貞元元年九月縱上言准今年正月制宜令御史台勘會內外官員商量併省停減仍集百僚詳議聞奏者臣伏以兵戎未息仕進頗多在官者又須褒賞比來每至選集不免據闕留人常歎遺才仍招怨望况緣頻有恩詔甄錄功勞諸道叙優人數甚廣見須處置不可稽留今若停減吏員實恐未便於事非但承優者無官可授抑又叙進者無路可容本異使人翻成歛怨恐須仍舊以適時宜更侍事平然議經度制曰可

李紆貞元初為吏部侍郎嘗建議享武成王不當視文宣王用王者之禮

袁高為給事中貞元二年帝以閔輔祿山兵戈之後百姓貧乏具忽虞育暴之徒難以理制請勒安福門司領付金吾仗留身然後牒送御史台京兆府異絕胄人喧競從之勅又以左右常侍職參規諷而循默無言論之曰若設官不責其事不如罷之以省經費苟未能罷則請責職業

王敦史敬宗時為膳部員外郎寶歷元年上言中外官寮准制封贈多請迴受祖父母臣謹詳古禮及國朝故事追贈出於鳴息非由臣下之求不繫子孫之便開元新詔唯許宰相迴贈於祖蓋以宰相位高封贈重其故許迴授於義無妨近日常寮率援比例夫推讓於祖在父則然改奪於朝為子何忽伏望宣付宰臣重於依法詳議從之

崔元略為戶部侍郎寶歷二年奏曰伏准賦役令外六品已

下官及京師司諸色職掌人合免課役伏以設官之際本闕隄防給蠲之時不免踰濫至有因緣假冒多非本身臣自受此官已來無日不見無論請蠲楮必恐從此不已天下無復有應役之人復請至今已後應諸司見任官及准試式合蠲免職掌人等並先於本司陳牒責保持本司牒到然與給付其前資官即請於都省陳狀准前勘責事若不實並准詐偽律論其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及割服奉親比來州府縣免課役不由所司伏請從今以後應有此色勅下後亦須先牒司當司如不承戶部文符其課役不在免限制可

守文昂為左司員外郎寶歷二年奏戶部尚書判度支胡証准兩度勅賜爵司禦率府錄事參軍文約各一級今月五日勅下尚書省伏以胡潜等先丁母憂猶未終制豈得公然食邑苟竊思榮不避三年之喪冒受五等之爵有傷教化實敗風俗臣謬跡都曹職當綜覈致與物論不敢不舉勅宇文鼎所奏胡潜等爵宜令所司落下胡証職在殷繁事或錯誤特宜釋放司封本郎官委都省書罰

文宗太和三年十月御史台奏准勅差孟管巡察米價其江西湖南地稱沃壤所出常倍他州俾其通流實資巡察若便空行文牒或慮遠郡未委詔條今孟瑄既下淮南即去洪潭不遠伏望便令兼去洪潭可之仍令便道至浙西存恤

四年祠部上言尚書准赦書節文緇黃之衆蚕食生人規避王徭凋耗物力應諸州府度僧尼道士及創造寺觀累有禁

令尚或因循自今以後非別刺處分妄有奏請者委縣司彈奏  
量加貶責於百姓中苟避徭役冒為僧道所在長吏重為科近  
者謹具起請條件如後  
天寶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勅諸州府  
僧尼籍帳等每十年一造永為常式者其諸州府近日因循都  
不申報省司無憑收管造籍起今以後諸州府僧尼已得度者  
勅本州府具法名俗姓鄉貫戶頭所習經業及配住寺人數開  
頂分析籍帳送本司以明真偽又諸州府及京城應置方等  
受戒僧尼身死其还俗者其告牒勅本寺綱維當日封送祠部  
其餘諸州府勅本州申送以憑注毀又諸州府僧尼籍帳准元  
勅十年一造今五年一造又天下僧尼冒名及非正度者緣經  
恩赦自太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勅前無憑追勘自今以後伏  
請功加禁斷先度者具名申省省司各給牒知為憑入籍又正  
度僧尼並勅於省司請告牒其僧尼童子自今以後不得令私  
度如有此色勅當寺綱維申報本管長吏其與剃頭歸長及專  
擅出家者當便科決勅還俗其綱維不申報十日已上勅停解  
便令出寺其所在長吏不為糾舉者具名御奏聽進旨又諸州  
府又及兩京除舊寺破壞要修理外並不創建造寺仍請具每  
州縣管寺幾所每寺管僧尼幾人並請具寺額僧尼名申省  
如有創造寺舍委本管長吏切加禁斷其僧尼有不依典教興  
販經紀行舡駕車擅離本寺於公衙論競及在俗家夜結戒壇  
書符禁咒陰陽術數占相吉凶妄陳禍福既虧釋教與俗無殊  
自今以後切加禁斷如有此色委所在長吏量情科決使勅还

俗其天下州府村坊當普通私色蘭若義井尋并請割屬當州府寺收管又伏准元和元年二月十日勅京州及諸州府寺觀銅鍾因有破損須更製造者諸令州府申牒所司奏聞勅下許以本鍾再鑄不得更別添銅者其諸州府近日皆不守勅文擅有鼓鍾自今以後並令申省臣等伏以當司公事廢闕多年名額空存事皆去本因請起甫舉舊規此類參詳並依格言之

九年三月都省奏湖州百姓韓巨川及庾威男道彰進狀稱庾威緣定戶佐降及緣事叅軍縣令等黜責事勅付尚書省四品已上官集議議曰定罪者必原其情議事者宜究其本庾威均稅之法情實憂人顧其施為必有工拙工者何也富戶業廣以資自庇產多稅薄歸於羸弱威能盡檢并抱者加籍取均困

窮者蠲減取濟稅既頓異法亦稍嚴事歸平一人無冤訴此所以威之工也其拙何也五縣土廣人奸微簿書即隱占居多檢田苗即駕擾為虞散亂村野肯徒千人雖成功於已事之時而受弊於作法之始豈無他術用以周知意此紛紜斯以威之拙也大凡為郡止於四過一者私加公稅二者逸失黎甿三者害平人四者富潤私室庾威改張稅額賦不如徵聯綿歎灾人悉安業刑甚峻而下無屈祿不厚而賞無濫顧茲四者威無一焉而以憂人均稅投荒黜遠是使循常守故者得以稱功革弊去奸者坐以招譴誰能自苦納諸刑名觀沮之風於斯何在官吏黜削本自庾威罪既無名官吏所宜辜復臺司所勘定稅本謂有害於人事既無私理當免戾若因其案驗舉察細微以法

吏合寘科條在衆議須明本末郡人遠訴益表事情幸遇聖明  
合從昭雪勅庾威定戶意在均稅臺司推勘慮以擾人近者王  
璠授威循王傳其連坐左遷錄事叅軍杜膺及縣令等六人並  
復本資官

令孤楚為左僕射大和九年奏諸道新授方鎮節度使等具弩  
抹帶器仗就尚書省兵部叅辭伏以軍國異容古今定制若不  
由舊斯為改常未聞省閣之門忽入弓刀之器鄭注外蒙恩寵  
內蓄亮狂首創奸謀將興亂兆遂致王璠郭行餘之輩敢駈將  
吏直詣闕庭震驚乘輿騷動京國血濺朝路屍僵禁街史冊未  
書人神共憤既往不咎而其源尚開前件事宜伏乞聖恩速令  
停罷如須叅射郡具公服從之

歸融為戶部侍郎開成元年兼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盧周仁  
違勅進羨餘錢十萬貫融奏曰天下一家何非君土中外財賦  
皆陛下府庫也周仁輒陳小利妄說異端言南方火災恐成灰  
燼進於京國姑徇私誠入財貨以希恩待朝廷而何淺乎恐天  
下倣倣以羨餘為名因緣刻剝生人受弊周仁請行重責以例  
藩方其所進錢請還胡南貧貧下租稅詔周仁所進於何陰院  
收貯以備水旱

李中敏為中諫議大夫充匭使開成三年中敏奏臣據舊例所  
有板匭進狀及書策文章等皆先具副本呈匭使其有詭異難  
行不令進入戶尋檢文案不見本勅所由但云貞元中奉宣恐  
是一時之事臣以為本置匭丞每日從將出日暮進而入意者

使寬濫無告有司不為申理者或論時政或陳利宜通其必達之路所以廣聰明而慮幽枉若使有司先宜裁其可否即非重密其事俾壅塞自申於九重之意也臣伏請自今以後所有人進狀及封章等臣但為封狀引進取捨可否斷自中旨度使名實在茲明置匭之本意從之

常昭度昭宗時為左僕射時大順元年十二月大康軍屯晉州李克用遣中使韓歸範還朝因上表訴寬言被賊臣張濬依倚朱全忠離間忠臣致削奪臣官爵朝廷欲令釋憾下群臣議其可否昭度等議曰賞恭罰否前聖之令猷舍垢匿瑕百王之垂訓是以雷解而義文象德網開而湯化歸仁用彼懷柔式存彞範上自軒農之代下至文武之朝罔不允洽寬洪以流霈澤况

國家當德祖守成之日憲宗治理之時車軌一同桑麻萬里燭龍外野悉在梯航大胤窮郊咸歸正朔然由田承宗擁兵鎮異詔范希朝討之仍歲無功卒行赦宥而又朱滔以幽州之衆結田稅李納王武俊之疆遣馬燧等征之不克旋又寬之以系聖之典謀睿哲大朝之紀律文明非不欲厲彼風驅快其電掃然且考春秋之義稽楚鄭之文或退而許平服而更捨存於舊史載彼新書李克用代漢疆宗陰貴胃呼吸而風雲作氣指麾而草樹成形仰天指心誓獻袂誓之首伏狡歐血屢親都護之營所謂為多士人自匪窮來歸我及陛下聖考懿宗皇帝之朝彭門失守親驅銳卒首建殊功而先帝即位之日渚宮大擾復提義旅克靜妖氛其後封豕長蛇荐食上國繼以子朝之乱皆因

重耳之盟保大朝之宗祧垂中興於簡冊蓋聖主之御天下也  
有勲可書有績可載宥過不忘於十代念功豈止於一時天高  
聽卑請事斯語且四海之內瘡痍尤殷九貢之邦綱條未理昨  
者遽起邠岐之衆尋已退還又徵燕蘇之師倏聞內變出於饋  
饋失職資彘絕供致此投戈是乖借著蓋下計之未熟非聖謀  
之不藏儻宸斷重新天機間出錄茲誠款散師徒徒虛其念舊  
之懷侍以如初之禮臣等所議寔在於斯抑又聞往者漢將趙  
克國欲因邊境衰弱出兵擊之是時魏相上書畫陳利害且曰  
恃國家之大矜人徒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  
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又曰臣不知此兵何名者也兵出無名事  
乃不成漢宣納之竟罷其伐伏惟皇帝陛下鑒往古用師之難  
採列聖迂善之意思加區宇信及豚魚則臣等不勝懇願况今  
汴魏尤艱幽定方困縱遣之調發豈能集事虛行号令徒召寇  
讎將以勦人非唯辱國且黷憂斯李勤王之衆堆効命之誠未  
能虜騎獨攻所望漢兵同力今茲數鎮奔命不逞難致濟師恐  
又生事諭其漸當暑熱非利戎旃悉力頒露遺還蕃部重盈陳  
五郡之卒益謹閑防王拱辰兩河之雄更嚴旗鼓然後獎其上  
表哀以自陳錄彼前勞責之後効徵神爵之往典還日逐之故  
封諭其已斥王公不使更疑晉帝凡百臣子實切乃誠其克在  
身官爵並請却還仍依前編屬籍從之



